禮記附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禮記附記

(一)

翁方綱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禮記附記卷第一

陸氏釋文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謹案。鄭氏目錄、盧氏解詁以來。皆以三禮爲總目。故陸氏序錄並序述三禮音義。而以禮記爲記周禮儀禮之遺闕也。竊謂禮以記名。實目儀禮之記非也。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卽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卽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朱子此說。實禮記之發凡。可以正陸氏說也。若謂記周官禮之遺闕。似未切爾。

孔氏疏曰。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謹案。孔疏此段。乃禮記之總目序錄也。其以諸篇有周末及漢初人所記。而統系於七十二子之徒以該攝之耳。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序之。是其事也。

曲禮

篇首述曲禮曰。蓋古曲禮本有其篇。而此記撰錄之也。毋不敬三字一句總挈。下三句則申之也。思、辭、哉、皆韻。如古箴銘也。

若夫二字。鄭氏注自爲句。解作丈夫。固謬。然劉原父謂取大戴禮文。失刪此二字。其實此篇諸條。亦偶以提掇敍述之。下文夫禮者另提。禮字另提。是以另提。皆此類。

不好狎。草廬吳氏謂歡好至於褻狎。不若陸氏釋文爲得之。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朱子從陸農師聖人作爲句。雲莊陳氏集說用之。然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句法正與此同。而陳氏不以作字爲句。此當仍從舊本。不以作字爲句也。朱子又從陸農師人生十年曰幼爲句。學字自爲句。以下諸句皆然。按此於諸句亦皆可通。惟百年曰期頤。鄭氏注云。期、猶要也。言要盡養道而已。疏言要求親意而盡養道也。此則未可以期爲句矣。朱子謂期、居宜反。周帀之義。謂百年已周。此則又別一義耳。雲莊陳氏用朱子句義。而期字不云居宜反。此仍當以舊讀爲正。

童子不衣裘裳。程子曰。裘裳、成人之服也。義最正大。所以爲禮經也。若鄭氏注。裘大溫消陰。則是幼科醫書矣。

拾級。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陸釋云。拾音涉。孔疏云。拾、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按孔疏以涉訓拾。則與鄭注涉字聲誤爲拾者稍有間矣。拾涉音雖相近。然竟以爲音近致誤。則鄭氏果

於自信矣。雖仍其本字而申言之。其誤究宜愼也。鄭注此類極多。姑發其凡於此、○凡說經者。以訓義言。則容有後師之推測。以形聲言。則豈容讀者之僭易乎。若鄭氏之某讀爲某。某謂爲某者。雖仍存經之本字而附綴於下。然此等處直謂之改經可也。豈以鄭氏大儒而必曲爲諱之。

以箕自鄉而扱之。鄭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陸依鄭。許急反。斂也。孔疏。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詳此疏申鄭義。似以扱爲收斂之多。而吸爲收斂之少歟。然此經本無糞塵多少之義。何由而云穢物少乎。按說文。扱、楚洽切。收也。从手及聲。廣韻。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據此。則扱音楚洽切。音義俱不須改。而必讀吸者何哉。自仍以楚洽切爲正。

奉席如橋衡者。必古有是語。鄭注樗櫟低昂語。亦有所承耳。豈若雲莊集說以橋衡分二義對言乎。此則後人臆測之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鄭注。戒勿越、廣敬也。語渾。未詳。陳氏集說云。戒愼不得踰越。或謂陳氏似演說太過。恐無踰越之理。然古人皆席地而坐。則偶値先生諸物當所行之地。亦容或有之。陳說是也。但既當所行之地。則他人之書策琴瑟在前。亦豈可踰越乎。所以疏言坐通名跪。跪而遷之。則鄭注當云。坐而遷之。廣敬也。敬在坐遷。非專指勿越也。

劘說。劘、从刀。說文作勠。絕也。鄭注。劘、猶擊也。是截取之義。或作力旁者。非也。力旁之字訓勞義。非此字也。此宜從說文。子小切。而陸氏釋云。初交反。一音初教反。恐陸氏因从力之字一音巢而誤耳。集韻乃以劘

勸俱入初交切而以訓勞義之勸獨入子小切是又因釋文之誤而益誤者矣胡氏銓援春秋傳襄二十五年杜注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勸說而不知言各有當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鄭注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疏言不惰者惰謁不正之言憂不在私好者好謂華好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云不在私好按此注疏二層當合觀之蓋惰之云者猶言慢易耳且合上下句詳之則不惰之義明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疏按聘禮云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陳氏集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謹按聘禮公側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又曰公再拜受幣賓出公側授宰幣又曰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又曰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公側受醴疏側猶獨也此聘禮言公側受者似未得援以證此特義矣呂氏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此與陳氏說相近但所謂坐不安者亦非謂偏設其席也蓋心懷憂戚則身不敢居席之正中以見貶損耳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禮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蓋自貶也愚按顏注云自貶深合此經之義若以側訓特於義未備且即以疏引聘禮側訓獨也竊謂曲禮之側坐當言自貶則聘禮之側襲側授側字義亦當言自謙不當以獨言矣

水潦降不獻魚鼈一說謂水潦降則水深魚鼈難取一說謂水潦降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陳氏集說取

豐足之說。謂水涸魚鼈易得。按水潦降。經有潦字。則非水涸之謂矣。此以魚鼈難取爲是。鄭注不饒多也。謂水潦降則魚鼈不能增多。非孔疏不饒益其多之義。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米云量粟云契者。或以爲互義。非也。孔疏。米可即食。爲急。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執契。此謂米可即食故執量。是也。然以米粟分緩急。則亦非也。蓋粟是稻粱之屬。自田間來。甫登於場者。故執契也。米、去殼者。則於人食近便。故操量耳。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呂氏大臨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按呂說是也。孔疏曲爲之說。豈以此經盡是周初姬公所制曲禮乎。若果以曲禮諸條。竟皆周初之制。則周公制禮。去武王斥殷紂玉杯象箸曾幾何時。而飲玉爵者已著於禮矣。此在記禮者各有所承。固不必一概論耳。

上條云。接下承弣。注謂承弣卻手。下條又云。受弓劒者以袂。疏謂不露手取之。蓋受弓劒者以袂。此句特因上句受珠玉者以掬而言。惟受弓劒乃可以袂接受耳。言固各有當也。

急繕其怒。鄭注。繕、讀曰勁。言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陸釋依鄭、音勁。孔疏。勁、利也。則直以繕爲勁矣。鄭於夏官繕人亦云。繕之言勁。不知何所本也。鄭又謂象天帝。則經無此義。又不知其何所本矣。豈本王莽傳威斗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釋文。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疏亦兩從而解之云。卜

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此視鄭說勝矣。不知鄭氏何以必云聲誤也。然觀此云聲誤。則其繕讀勁之類。並無聲誤可言者。其出意改可知矣。

左右攘辟。辟音避。則攘不得云古讓字。於避義複出矣。鄭云或謂攘、古讓字。則可見鄭氏注禮時。亦偶有二說相參。未能確質者也。而其他處斷爲某讀某者。果盡可據乎。

下卿位。鄭注。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嚮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按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按孔疏援樂師注泥矣。詳此所云卿位。非路門內之卿位也。第謂庫門以外。三槐九棘之下。州長百姓皆得而至者耳。孔氏既云此以下明雜敬禮。而又謂君子是指人君。則無怪其援引之多泥矣。鄭注謂君過之。非也。試思人君過卿位爲之下車。則於卿亦當下車矣。君爲卿下車。有是理乎。此一節、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皆謂尋常人。非指人君也。君子、泛論之稱耳。入里必式。謂其所宅之里。即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義。亦不得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

蒯拜。鄭注。蒯則失容節。蒯、猶詐也。孔疏。蒯、挫也。一云蒯、詐也。此以鄭訓詐義附於後。猶之陸氏釋文。蒯、子臥反。又側嫁反。周旋鄭注耳。鄭未言音詐。陸更失之。

大夫則綏之。鄭注。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孔疏。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大夫又降於諸

侯。故其奉器下於心。此孔疏申鄭義。故以國君大夫遞降言之。然此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上衡平衡。遞言可耳。大夫綏之。與國君平衡。斯無庸遞言矣。綏之原不必因上句衡平於心而言之也。即如上二句。鄭謂上衡、高於心。衡、與心平。亦第借心爲義以形容之。非此經果以心爲節度也。妄之、謂下於心。此句已無所據。而況謂提之又在綏下。其又可泥乎。綏之讀妄。鄭氏亦不言所據。陳氏乃云綏、下也。徑以下訓綏可乎。

還辟再拜稽首。還辟。不敢答拜。還辟、注無解。孔疏、陸釋、皆曰。逡巡也。辟、婢亦反。陳氏集說既音闢。而又云退避。則無定見矣。此經無退避義。

孔疏引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按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之時。上距鄭注時三百餘年。而其言如此。則鄭君注禮。豈不知其爲作記者之語乎。乃曰、同之天神。特未肯質言之耳。此條即作讀禮記之發凡可也。鄭注登假若僊去。僊字見於經傳可乎。○崔云記者錄以爲法。愚謂法字尙不甚可通。當云記者錄以備禮制也。三禮義宗之書。昔聞臨川李氏有舊寫殘本。方綱訪諸李氏後人。則云檢之不獲。深爲悵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天子之五官。天子之六府。天子之六工。其綱目皆與周禮不同。故鄭注云。此蓋殷時制。鄭氏此言。初無所據。蓋見其既非周制。則自周推而上之。近惟殷耳。非果有殷時官制可證。故言蓋也。

鄭又云。大士、以神仕者。按周禮春官。以神仕者。在都宗人、家宗人之後。疏云。序官注云。神士者、男巫之俊。知此神仕是巫。序官云。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是特末技之流耳。豈足以充六大、典司六典者乎。鄭於春官以神仕者。亦不援此曲禮大士也。而此注、大士、以神仕者。於義安屬乎、且此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冢宰也。而陳氏集說云。此六大者、天官之屬。亦不可通矣。當時記禮者。分條類記。未嘗明著其來處。後人何由以某經證某條乎。下句五官致貢曰享。鄭注援周官大宰之文。實亦不切合耳。○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注引禮記此條鄭氏注。此殷時制。天子有后節、天子建天官節、宋槧本合爲一節。然天子穆穆節下、云天子之妃曰后。作記者不當隔數節始記妃后之義於此也。自注疏本及諸本皆不言及此。恭讀欽定禮記義疏云。天子有后一節。當在天子之妃曰后節下。公侯有夫人節上。此當補入注疏集說諸本。

君子不親惡。注疏皆以爲總上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二句。然下文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二句。亦正承此不親惡之義。此句是結束上下句義也。疏云。君子、謂孔子書經。按此。則曲禮有春秋之略例。猶夫尒疋之詁詩矣。或出七十二子之後所記也。蓋曲禮諸條非一時之語。

記禮者各舉其類。不比書詩諸篇。各具事地所由。此項氏安世固言之矣。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一段。鄭氏曰。此蓋殷時制。又於祭法七祀、五祀一條云。謂周制也。鄭氏亦不言所據而疏以爲此疑是殷禮。彼疑是周禮。鄭於曲禮言蓋。於祭法不言疑。而孔氏皆以疑言。則所引祭法之爲周制。弗允於後儒

之心明矣、

梁曰鄭其注、其辭也。疏曰、語助也。釋文、音姬。語辭。王音期。時也。按此諸名義。惟其作語辭。於諸條爲不類。曰卒、曰不祿。一以大夫士言之。一以壽考短折言之。蓋記者前後各記其稱謂之異。鄭注以後條。又言從大夫士之稱。非也。又此二句是記者別出此義。補記於後。呂氏謂錯簡。當在死寇曰兵之下。亦非。

國君視綏。注綏、讀爲妥。妥視、謂視上於袷。疏妥、下也。庾氏云妥、頹下之貌。按此於執器綏之。同是鄭氏以意改讀耳。古訓究無可攷。庾蔚之在齊梁前已不知其審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鄭注、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疏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按此經言不問卜。則是不問卜。非總卜之謂也。且曲禮所記諸條。皆以類相因記之。此條上承君命官朝府庫之言。下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摯。則此大饗。定以方氏慤、據郊特牲、大饗尚腥脯。天子饗諸侯之禮。謂之大饗。則以君饗臣。不須問卜。不須饒富。是當爲定說爾。鄭注以此大饗爲祭五帝。因於月令季秋注。復援此以實之。孔疏云。諸儒多以爲疑。故鄭執之。謂曲禮所云卽此也。孔疏言鄭執之者。則孔疏亦若以鄭氏爲自執已說。未必然耳。

檀弓

此篇、記者因首節有檀弓免焉。故以名篇。非以檀弓善於禮而名之也。疏謂善檀弓能達禮。以爲篇目。此與陸氏釋文之記。蓋皆唐以前讀者沿習之解。不可爲正訓也。

鄭氏目錄云。此於別錄屬通論。按。此篇雜識喪禮凶禮。非通論也。鄭氏又以大傳屬通論。大傳蓋由喪服傳而推廣言之。此二篇皆當系於喪禮。不應別爲通論。臨川吳氏纂言。以此二篇皆屬喪義。是爲得之。鄭氏執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以解此檀弓免焉。非也。攷喪服記注。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祖時。則去冠代之以免。此經第言免。則非必援他邦爲主之義也。且此句在仲子舍孫立子之前。何由先知其非而必先自蹈於非禮乎。注又以微子舍腯立衍爲殷禮。孔子言立孫爲周禮。疏又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亦爲殷禮。皆演說耳。

季武子成寢一節。因合葬自周公之制。而記之在此。文卻以作開宕之筆。二三十字之文。而有數十百言之氣勢。古今文家所莫能措手者也。注疏家不知。而或以爲譏文過。或以爲善其不奪人之恩。又或譏不改葬而請合者之非孝。皆所謂癡人前說夢者矣。

鄭氏於記禮微別處。每言此殷禮。此周禮。未敢盡深信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鄭注。此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孔疏申鄭義云。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按此雖亦近演說。然下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既言從其至。而於其順一層。不加譏斥。詳此語意。則上二項次第平列。似言二代之禮爲得之。雖無他文可證。殆不得概以鄭注爲演說矣。○頹、注訓順也。頹與順義不同。說文無頹字。當卽是隤字。隤、下隊也。是向下之義。故言順也。

胡氏銓謂孔子少孤節。疑在既得合葬於防節前。此泥於後人文字之次第耳。其實此篇各自分條記之。

不必泥此前後也。愼、張子讀如字。而前人亦言之未確。鄭注讀爲引。且必以禮家之讀實之。皆不足據。惟近日婺源江氏永鄉黨圖考一條。解此最精。今錄於此。曰。此章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高郵孫逐人蒲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于聊曼父之母、二句爲倒句。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未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不知實土之淺深。以爲已葬也。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今人有權厝而覆土。謂之浮葬。正此類。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啓父墓也。史記作蓋其愼也。尙不誤。不知鄭氏何以不照顧史記。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而知之。殯聊大夫而聊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於防。又解古也墓而不墳一條。亦極當。曰。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於墓不墳不封。土高起。則無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夫子非不欲從之。自度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封土爲墳之制。當封時。既崇四尺。先反而脩虞事。以餘功委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其崩、亦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潰。門人卽時脩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言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脩墓。蓋古所以不脩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脩。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古。因以見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深意存也。此章以古墓而不墳與古不脩墓爲起訖。後人不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

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如此。則聖人竟是不能謹於送終大事矣。故不可不詳辨。後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引古者墓而不墳。蓋以崇儉之義言之。大旨雖亦不差。特未詳言之耳。又辨孔氏出妻一條。亦有關繫。曰。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紱、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非謂伯魚之母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叔梁公始出妻。是也。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故門人問之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甯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汚。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已上江氏三條。前二條允當之至矣。後一條辨先君子喪出母。指孔子爲施氏服。亦允當。至於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謂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此以辨伯魚母無被出事。義固可從。而以父在爲母期。過期當除。則儀禮禮記所同。於禮記解亦無不合。惟是愚昧之見。父在爲母期年之說。雖在禮有之。究爲可疑。而伯魚母死期而猶哭疏云。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卽據此疏。則父在爲出母。豈不反加重於父在爲母之期年乎。此實皆記禮之說不能以畫一者。其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甚之。伯魚除之。在檀弓此條。姑闕疑焉。何不可也。必執此而謂伯魚之母被出。則不可從耳。○疏云。汚、猶

殺也。道有可隆。則從而隆之。可殺。則從而殺之。此疏解二句義不誤。惟上下句義誤耳。今就江氏所引一條申析之。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此句正答門人問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一句也。此言無所失道。本謂當時母之見出。特因無子見出。非因他故而出也。而此句則說先君子之喪出母。因其道而付之。無所差失。是此句無所失道四字。說先君子喪出母之無所失道。實是說其當日被出之母之無所失道耳。此道字渾含出母之所以見出、與先君子之所以喪出母二義在內。所以下二句卽承此道字言之。卻是又渾概言之。道隆道汚。皆虛擬泛指。蓋言若道之應加隆者。則從而隆之。道之不應加隆者。則從而殺之。此二句係提起虛說。非貼先君子說也。先君子爲出母服。是從隆也。無從汚一層。下句倣則安能者。蓋是子思意中別有隱而難言之處。乃見上文以無所失道歸於先君子之善措詞耳。此江氏鄉黨圖考。於檀弓喪出母章。合葬于防二章。皆深得語意。一洗從來諸家之誤會矣。惟伯魚之母死一章。經文本無出母之事。疏家既無引據之書。則從何得其實而以出母言之。此本不必與深辨者。今江氏此條。必援父在爲母期之說以解之。然此疏言父在爲出母。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至陳澔集說。又言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不識孔氏疏、陳氏集說、皆實有據邪。抑以意詮解邪。若然。則豈儀禮禮記所說父在爲母期之語。亦若檀弓古奧有祕未盡宜。使後學不得妄置辭說者邪。抑不識出母與未出之母。同一父在。而其服竟可一例論邪。是必孔穎達輩曾晤周公孔子。親經面質而得之者。然後可以爲信矣。總之。父在爲母期服一事。是誠禮經之可疑者。而卽以母與出母並論。則檀弓所記聖門問答。尙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區別。

而檀弓則謂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同一父在爲母而母與出母僅以有禫無禫爲區別益不能無疑耳是則檀弓孔疏此條於伯魚出母一層固不足信而所說父在爲母與父在爲出母一層則適足以增學者之惑也餘詳喪服小記篇內

夏后氏與有虞氏幷稱殷人與周人幷稱經傳相沿久矣不可以文義泥之檀弓疏乃以揖讓受於君者稱后行仁義爲人所歸者稱人此疏家之泥滯不可從也

布幕衆也縿幕魯也鄭注縿縑也縿讀如綃陸氏佃曰縿讀如字以縿記布蓋衆幕用布魯用帛尔正纁帛縿按尔正注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春官巾車注云正幅爲縿是對布而言則帛之正幅豈必改讀綃乎

是以爲恭世子也疏引譙法曰敬順事上曰恭於義足矣鄭注贅辭疏不當復申之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鄭注抑子路以善彼此語與下句則其善也相觸背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雖春秋莊十年傳有敗宋師于乘邱之事然此記與彼經傳不必相援爲證合也末之卜也鄭注言卜國無勇非是此莊公自言將戰時失於卜其吉凶而致馬驚敗績耳士之有誄自此始此篇多記變禮之始豈必以禮失爲譏乎鄭注記禮失亦非也升陘臺鮐二條疏亦爲記失禮者皆非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此是傳字本一作傳耳釋文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此釋

文倒置矣。塡池、鄭注云。當爲奠徹。聲之誤也。此則不曰讀爲某字。直曰當爲某字。毅然不以改經爲嫌矣。此等處當以闕疑爲是。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舉者出戶下。古本仍有出戶字。蓋上出戶。謂舉尸者奉尸以出戶也。下出戶、謂武叔出戶也。注云尸出戶。乃變服。總承上出戶言之也。陳氏集說。據馮氏說。改上戶爲尸。以應注尸出戶。未然也。注又云。子游曰知禮。嗤之也。按此與上司寇惠子節。注云爲之重服以譏之。皆當闕疑。

死不成味。注味、當作沫。釋文依注音沫。亡曷反。此當闕疑。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疏云。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文是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愚按此二句皆言其叔父也。必無兩義。當以吳草廬謂孟虎孟皮皆是滕伯叔父之說爲是。蓋舉此二事以見其上不降。而下之不降可知矣。

聖人之葬人與。與、讀平聲。爲句。此鄭注孔疏所不用。今陳氏集說從此讀。其實本王肅說也。勝鄭注遠矣。非後人所改也。

我喪也斯沾。鄭注沾、讀曰覘。惠氏曰。沾、薄也。國子蓋言我母之喪。而使婦人從賓位。斯爲薄矣。沾訓薄。見廣雅。俗作添。非。曹憲云。沾、他緘反。世人水旁著忝。失之。又以爲霑。亦失之。鄭氏改沾爲覘。未安。此條可資攷也。

愠斯戚。釋文云。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幷注皆衍文。按陸氏所見一本有此。則陸氏釋文所據之本。無此三字明矣。陸氏釋文之書。或有兩說幷載。不能斷制。無定見者。則有之耳。若無所據而妄謂衍文。則陸氏無此失也。此經喜愠哀樂相對。必當從陸氏釋文爲定本。孔疏鑒矣。惠氏九經古義。亦引何嗣云。陸氏所據。是皆宋古本。

夫子疾莫養於下。疏謂養侍于下者。卽此下字正義也。鄭注下、地下。誤矣。而疏不舉其誤何也。疏又謂、若得休已。不須侍養。此句當云、不須以侍養之人爲殉。乃明。

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鄭注毋、無也。疏引說文。毋是禁辭。鄭又謂以字爲句。於是解者紛然。訖不得通矣。愚竊謂此母字卽謂季康子之母。非毋禁辭之毋字也。言借人葬母以逞機巧。則豈竟可以自己之母以逞試機巧乎。則豈非欲逞試機巧而還自病於心乎。如此解。方明白。○陳氏集說附一說。卽此義。而不辨母字是季康子之母。此字未辨。則此義不明。蓋不敢顯與鄭異耳。

陸釋亦云、毋音無。何怪諸家之不敢置辨矣。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鄭注謂有饋於君稱獻。出使他國稱寡君。此說不可通。方氏說是也。陳氏集說幷載之。則不成說矣。

喪不慮居。慮、謂營謀也。居、謂居處之安也。下言爲無廟也。申此不敢自安居處之意。鄭注謂賣舍宅以奉喪。蓋鄭意必與下句毀不危身作一例之訓。泥不可從耳。陳氏集說載劉氏說。用鄭義。非也。

執女手之卷然疏謂言孔子手執斧斤非是
見利不顧其君所指事無所考注謂及河授璧要君以利非是

王制

盧氏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按漢書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是則此篇以王制題篇者初不著其時代限斷也鄭氏注乃必以殷制實之且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疏云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鄭注下一條又云春秋傳謂士爲微疏云公羊傳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爲微也蓋自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迨於末學口說流行而公羊之學大熾於漢世於是鄭康成注禮直不必明引公羊家說居然以爲春秋之制云爾在漢初博士諸生各有師承且不敢明著何代之制而鄭氏獨據公羊以斷定之無怪乎漢廷吏牘有據公羊以讞獄者矣項氏安世曰文帝令漢初博士所傳斟酌損益爲一書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氏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殷制豈非遁辭哉今按孔疏云鄭云殷制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疏又云必知此王制之文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

此孔疏之言。實欲周旋鄭氏耳。然而鄭氏無所確據。出於臆斷。已可概見矣。孰謂孔疏善於周旋鄭氏耶。

○胡氏銓曰。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

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惟言一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今按。鄭氏既依此經上節小國有上中下卿而言。則此差次而言小國三卿者。非鄭之臆說矣。此或漢初博士諸儒記錄偶有參差。未及炤顧前後文而失之耳。實則既云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則其一卿命于天子。義亦可互見也。惟其與大國三卿同言皆者。則是總系之辭。無怪鄭以爲誤脫也。後人於此節。竟不理鄭說。或竟以小國二卿立論。則疏矣。若鄭氏後一說。雖附以通論。其實不必。

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疏云。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衮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衮。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衮。是禮之正經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衮。疏云。字或作衮者。按司服作衮字。故云或作衮。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作衮。是也。而疏又云。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廟。朱子

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覲禮鄭注袞衣者裨之上也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上公袞無升龍鄭注此條卽朱子說所本朱子此條與玉藻孔疏龍形卷曲之義亦合愚按王制玉藻鄭注俱以卷卽袞字而玉藻疏有龍形卷曲之義則是袞其名卷其義矣且如以鄭注卷卽袞字則當是上聲之卷乃與袞聲近可通也若以孔疏龍形卷曲義則卷當讀平聲而何以得與袞字通乎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賈疏云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幷言之詳此先鄭袞卷龍衣也一語於二說俱可通若依卷卽袞字則猶云袞袞龍衣也若依龍形卷曲則猶言龍形卷曲之衣也惟孔疏於玉藻條下既言卷卽袞字又言龍形卷曲則卷字畢竟是以聲與袞似而俗通乎抑是以卷曲之義而字不必通乎此則玉藻孔疏爲兩歧未圓耳然玉藻龍卷以祭卷字實是袞服之名故鄭注但云畫龍於衣初未言龍形卷曲也至若王制三公一命卷則其爲卷卽袞字更明白無疑鄭氏通作袞俗作卷之說當爲定論矣其孔疏龍形卷曲之義似出後來因卷字而增其演說者耳○說文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幡阿上鄉按說文此注最明析幡阿上鄉卽所謂升龍卷曲者也而此句上先言卷龍繡者則是古時通俗稱此服畫龍之制皆謂之卷龍故鄭氏云是袞之俗字也蓋猶之今人讀舒卷之卷亦作上聲故致其字寫與袞相通耳正不必謂卷曲必讀平聲也既曰俗作卷則何所不可通乎若必質實其義曰卷然曰卷曲則反不得通矣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皆文霸時所制也疏昭三年左

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略而不言。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今按、春秋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杜注。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疏。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會。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彼謂諸侯於天子。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侯朝天子。因朝而爲盟會。所以同好惡。奬王室。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奬己。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太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據此杜注。是鄭游吉言晉文公時之制。視諸侯朝聘於天子之制較簡損之。則非周制明矣。記禮者斟酌損益於虞夏以來。約撮其概。而記此以爲王制耳。非必謂周時朝聘之制如此也。又文十五年傳孔疏。謂文襄之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亦可證也。至於夫子對魯哀公。朝聘以時。自指周制而言。其應據依某經以釋之。則鄭氏中庸篇注所未敢質言。蓋其愼也。

孔疏。陰管之同。陽管之律。所以先言同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按。孔疏此語。用以卄文字音律之勢。則後人譚藝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解王制同律句。則是傅會鄭說。不足據也。此經

同律、卽虞書同律也。量衡義卽該於律矣。禮樂制度衣服。下文又詳之耳。疏又援春官大師之文。不知彼因上文既言大師掌六律六同。故統承爲文。云執同律。不得以此例也。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尙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疏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此經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按。尙書大傳多士篇。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郊。云云。伏生在秦漢間所稱古者之制。初未明言殷也。不知鄭注何由引以明殷制矣。疏又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朱氏申曰。言小學在左。則大學在右可知。愚竊謂此皆推演之說耳。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鄭注。綏、當爲緌。疏。綏是旌旗之名。故云綏當爲緌。按。詩韓奕。淑旂綏章。毛傳。綏、大綏也。鄭箋。綏、所引以登車而陸氏釋文云。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據此釋文。則毛氏詩傳固有綏作緌者矣。無惑乎鄭氏王制注以綏爲緌也。然韓奕疏申言毛傳。則云綏大綏者。卽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是也。天官夏采注。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卽交龍旗竿所建。與旗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其申言鄭箋依鄭義。以爲升車之索。而未嘗復引王制下大綏之文。是孔疏以王制下大綏爲旌旗之名。而不以爲登車之索明矣。又天官夏采鄭注云。綏、當作緌。字之誤。士冠禮及玉藻。

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疏。言欲見冠緌之字與此旌旗之緌字同也。然則鄭言綏當爲緌者。不必以升車所引之綏牽合致歧耳。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申明上句三年之蓄義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申明上句九年之蓄義也。則六年之蓄句義不申自明矣。

上節言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節言喪不貳事自天子達于庶人。其文勢一也。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連下自天子達于庶人爲句。不貳事、謂使一於喪事。言貴賤之禮制雖有差等。而其專志於喪則一也。鄭注謂喪無貳事。專承上庶人言。陳氏集說從之。非也。

天子七廟。鄭注謂此周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謂此蓋夏殷祭名。孔疏七廟條下云。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諸書云云。礿禘嘗烝條下云。鄭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愚按王制。漢儒博采古禮錄爲一篇。注家必指某條爲某代之制。既非目見。又無確徵。皆自生枝葉而已。詳孔疏之意。於鄭說雖一一申之。然實亦疑其未盡可憑也。○孔氏詩疏云。詩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卽此孔疏一條。則知鄭氏是推演之說耳。林氏之奇曰。禘祫年數之遠近。祭時之先後。經籍無明文。學者當闕其疑。此說得之。

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治字於義未安。或以夫爲餘夫之田。亦非也。此夫字仍卽一夫受田之夫。蓋

言計一夫所受之田。惟圭田則無征耳。陳氏集說音扶。亦非。○孔疏公田條下。已有計夫實稅之語。則圭田句夫字義已明矣。而於圭田句注又曲從鄭氏。何也。

器械異制。大意言器用耳。鄭注謂作務之用是也。說文。器之總名。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釋文亦引郭璞三蒼解詁云。器械之總名也。乃釋文又引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又引何休公羊傳註。攻守之器曰械。則於義偏矣。大傳鄭注亦不應牽及兵甲也。王制、大傳皆當言器之總名。

西方曰棘。鄭注棘、當爲僰。僰之言偪。釋文依鄭云音僰。又作僰。偪也。按陸釋又作僰。則陸氏在唐初所見本、有直作僰字者。或因鄭改而一本遂從之歟。不可臆知矣。此則鄭氏云當爲僰所當存攷者也。然漢志。僰道屬犍爲郡。應劭曰。故僰侯國。此於西方曰棘。未可爲證佐也。鄭以僰爲偪義。後來周氏陳氏以棘爲急義。則未敢質其孰是。

前段凡官民材必先論之一條。統論王制黜陟賞罰之大端也。此節司馬辨論官材。承上選士俊士造士進士言之。詳記司徒樂正司馬之職事也。然王制一篇。成於漢初諸儒。蓋其始則分條互記。而其後節次綜貫以成一篇耳。

史以獄辭告於正。正聽之。鄭注云。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大司寇聽之條下鄭注云。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疏云。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按秋官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此文。然此鄉士遂士縣士。非有所謂鄉師之職也。鄉師自是地官司徒之

屬。與此無涉。且卽使鄉士誤作鄉師。而此三職皆司寇之屬。亦豈得云鄉士之屬乎。而孔疏乃云。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按秋官大司寇小司寇之下有士師。士師下有鄉士。若果遂士鄉士以下可云鄉師之屬。則豈可亦以鄉士爲士師之屬乎。士師之職。在鄉士前。亦何得稱曰鄉師。不知鄭氏何以自撰云鄉師之屬。孔疏曲爲理之。非也。

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蓋司刺之職。在司民司刑之次。故曰以贊司寇也。若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則獄之一成。正聽之。司寇復聽之。三公復參聽之。層層加以審聽。是制刑之審愼。不厭至於再至於三也。王三又者。王更三加覆審也。此又字、卽小雅室人入又、矧敢多又之又字也。鄭注乃云。又、當作宥。援秋官司刺之文以實之。不知何以不云三刺三赦、而獨言三宥也。且一獄之成。既經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參聽之。則必其無從赦宥者。而王乃姑爲三宥之。則是假託寬厚之名。豈王者制刑之道乎。堯曰宥之三。出於蘇氏文筆之矯變。則可耳。而謂禮經有此乎。鄭氏此條。於理爲不通。於文爲不順。而後之嗜博者。尙區區考辨鐘鼎古篆宥字作宂。是亦不可以已乎。

天子齋戒受諫。鄭注。歲終。羣臣奏歲事。則此句連下句司會以歲之成句爲義矣。陳氏集說。以天子齋戒受諫。承上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爲義。視鄭爲長。今塾師依陳讀。自是定說也。但陳氏未加辨正耳。

儀禮爲經。禮記爲傳。鄭氏禮記注。每云某禮今亡。是也。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此經所謂燕禮、饗禮、食禮。則鄭注未具詳之。孔疏云。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此則孔氏之意。以爲饗禮、食禮、在儀禮皆各有其全篇。然而鄭不具詳。故孔疏亦不敢質言之也。蓋燕饗食之禮。節目非一。自不專爲養老而設。而虞夏殷各取用其禮耳。周人脩而兼用之。則於此三者之禮。各擇其宜而增損用之。亦非一說能該。故曰兼也。鄭氏乃以備陰陽分春夏秋冬各訓之。非也。

自諸侯來徙家。猶言自他國來徙居也。家是居處。非對國而言大夫家也。孔疏非。

養老諸條之後。又及於孤獨矜寡瘖聾諸類。此下則又隨舉禮制所宜記者。道路左右一條。父兄齒隨一條。大夫祭器一條。猶之篇末補記六禮七教也。乃陳氏集說云。大夫祭器一節。在庶人耆老不徒食之後。考其序。當移在前寢不踰廟之下。若果如此。則篇末六禮七教之目。亦當移在司徒脩六禮節下矣。今俗塾竟據爲讀本。可乎。所當亟爲定正也。

儀禮諸篇。篇後有記。猶如注釋之體例也。王制篇末。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以下。蓋漢時博士。以所記有需申詳者。撮述於篇末。故有周尺今田之語。亦不必因有此文。遂謂王制全篇皆爲漢時言之也。如大戴禮記公冠篇後。有孝昭冠辭。亦皆撮述爲篇末之記。與此體例正同。非以公冠篇遂爲漢時制也。

月令

小戴記之有月令。猶大戴記有夏小正也。秀水朱氏經義考曰。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愚按。月令篇在小戴記。今既以小戴記立於學官。自無緣抽取大戴記之夏小正篇

以入此經矣。非棄而不用之謂也。鄭康成謂月令呂不韋所脩。而蔡邕、王肅、皆謂月令周公所作。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而孔疏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曰。呂氏春秋。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漢志所謂智略士。卽史記所謂辯士之類也。漢志所謂輯者。卽史記所謂集著也。是特其門客輯著所聞。而非不韋自輯也明矣。然此篇至今傳爲呂不韋者。實由陸氏釋文。與孔疏申鄭註。因就鄭義釋之。故撫其命太尉爲秦官。又撫其於季秋爲來歲受朔、爲秦建亥之事。然孟冬云。乃祈來年。則季秋所謂制百縣爲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味其語義。是預籌遠邇事宜。非旦夕可畢。安知其非預計建寅之歲事乎。此則原文固未嘗有建亥之明證也。至於太尉秦官。則此文由呂覽撰集時。偶被門客諸人改太尉耳。不能因一二以疑全篇之非古也。逸周書月令解弟五十三。卽是此篇之文。而隋志云。馬融又作月令一篇。雖不得謂融所自作。而要之其來已久。不自呂覽始有之。疏又云。蔡邕、賈逵、馬融、王肅、皆云周公所作。則其事義古矣。今如爾雅。既皆知其非盡出周公也。而以其全經無他籍可憑。無或敢指爲某時某人者。惟月令一篇。以其見於呂覽。而遂羣指爲呂不韋作。則與別見淮南時則、而指爲淮南者、何以異哉。

天子居青陽左个。此言明堂之制也。鄭注此篇內引用王居明堂禮凡九條。孔疏云。逸禮之篇也。而鄭氏不言其禮亡。想康成尚及見此篇之概歟。故曰於此別錄屬明堂陰陽記也。然則青陽左个諸條。鄭氏宜據王居明堂之古制以詳說之。與大戴記明堂篇相合爲記。豈不善哉。此等處鄭注似尚太略耳。

宿離不貸。鄭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愚按鄭說非也。自以徐氏云、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此是定解。陳氏集說。既不從鄭說。而又以離爲去聲。亦非。

保介。詩箋、禮注、皆以爲車右。此古訓定說。不必依朱子改爲農官之副也。高誘呂覽注。保介、副也。初不言農官耳。高誘此注云。副也。猶之玉篇云。介、助也。仍卽車右之義。而非農官之副也。但車右雖是古訓。而鄭氏云。保、猶衣也。疏以爲襁保之保。此則義訓之演出者。

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孔疏略少舍不釋。陳云。依鄭注云。暫息於仲春之月。未合。高誘呂覽注云。言耕者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當從高說。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注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注疏皆不言所以用丁日之義。且夏小正是夏時之書。其用丁日厥義古矣。大戴記曰。丁亥者。吉日也。亦未破解丁字義耳。陳氏集說。乃有先庚後甲之訓。於禮義爲鑿撰。於易義爲誤引。○黃氏日抄。取馬氏說。丁屬南方。謂文明也。亦不知何所據。然孔疏於仲春上丁無說。而於季秋上丁習吹。乃云。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也。此亦未必有所據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注。覆反舟者。備傾漏也。宋本漏字。今板本皆作側。宜依宋改正。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陸氏佃、吳氏澄、並以王城面各有門言之。雖於古無可證據。然鄭注合路門、應門、雉、庫、皐、以及城門、郊、關之門、以足九門之數。則泥矣。此經下云。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此鄭注言四方者。卽四方之門也。豈有九門磔攘、亦兼路門庫門言之者乎。

是月也。繼長增高。此言孟夏之月。時令物氣。皆漸茂盛。猶夏之名長嬴也。鄭注以草木言之。未嘗不是。然其義實不專以草木言耳。

毋艾藍以染。鄭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鄭注引夏小正者。蓋此條與夏小正啓灌同義。啓灌所以滋其長氣。證此毋艾爲傷長氣也。此義重在毋艾。非重在毋染色也。以染特因艾字。言其所用耳。陳雲莊說。乃以色青爲辭。非其義矣。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此四層也。審斷合上六字爲句。當以黃氏日抄說爲是。注疏本以審斷連下決獄訟爲句。非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按此經文於饗帝之下言嘗。而鄭注云天子親嘗帝。蓋鄭以大饗帝爲祭五帝。故以嘗爲嘗羣神。而以嘗爲親嘗帝也。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此與鄭說不同。然亦皆未言其何以在季秋也。孔疏云。四月大

雩以祈穀。按月令。大雩在仲夏之月。九月大雩以報功。故知此嘗嘗羣神。此孔疏申鄭義云爾。亦不言其何以在季秋也。吳氏澄謂前期告備於天子。與鄭注禮畢而告說亦不同。陳雲莊於嘗字略而不釋。其意亦仍鄭孔義耳。要皆以嘗字自爲句。此條當更考之。

仲夏日長至。君子止聲色。仲冬日短至。君子去聲色。此言聲色者。謂耆欲淫聲女色也。鄭注云。聲、謂樂也。因引易及樂、春秋說。夏至、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謂此止之去之非其道。孔疏又援及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故知月令止樂爲非。此鄭孔之說。可謂以文害辭者矣。

高郵王石臞念孫說。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鮮是解之譌。此說固非也。然亦陸氏釋文音仙又仙典反之歧說有以致之。陸氏以仙音在前。疏則以仙音居後。是又疏之無定見也。自以疏載或說爲是。蓋鮮潔非遽墮落之時。所以鮮落是災也。作鮮少之鮮。則不可通矣。陸氏每有一字兼載二音二義。是其無定見耳。○又有疑仲春天子鮮羔、鮮爲解之譌者。更不可通。鄭以鮮爲獻。獻羔、見豳風、左傳。鄭之改字。此其最可通者。無庸駁之也。若依本文作鮮。卽鮮食之義。卽祭鮮之義。亦與獻羔之解無異也。作解羔、則不通甚矣。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疏云。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必知諸侯

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驗此疏文。則其傅會鄭說。以改經字。實是無所證據耳。蓋孔疏亦明知其無所證據。而云必知此者。約下文云耳。凡孔疏申鄭義者。實有明知其無據而不得不爲之申義者矣。讀者須具眼看之。下條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此是兼天子諸侯言之。非專言諸侯也。孔疏言約者。蓋亦顯其未合耳。○陳雲莊集說。既釋牲字。而又云牲音制。則較之陸氏釋文云牲依注音制者。更爲無定見矣。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鄭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按此經以葬與奠言其重輕先後。非若既夕篇詳於節次也。孔疏乃引既夕禮云。請啓期。告於賓。以申鄭義。謂此是賓字者。誤矣。恭讀欽定義疏云。葬母反。然後設啓殯之奠。以告於父。遂營父之葬事。辭於殯。卽啓殯之奠也。鄭說不可從。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節。孔子曰宗子節。皆記禮者類記孔子之言也。此篇雖以曾子問名篇。而記禮者類記聖言於其間。更何例之可拘乎。孔疏乃謂此卷之通例。皆記者失問。此等自生枝節之說。則啓後人所謂脫簡之疑者矣。甚多事也。天子崩未殯節。賤不謀貴節。并無孔子曰之文。又豈止無問而已。凡若此者。亦豈有例乎。

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謂壻仍餘哀未忘。弗忍遽娶。然後女家以女嫁於壻也。羅氏欽順、鄧氏元錫之說、是也。鄧氏曰。初免喪。何以遽從吉。若壻終

不忍娶而女家以婦歸之可謂曲而至矣此條鄭注未　誤解惟孔疏解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云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此云別娶者孔疏之誤也以致陳澔集說云壻祥禫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此等支謬不通之論皆孔疏之誤啓之後之儒者於未婚之女爲夫守節者斥其不合禮皆此等謬說之貽害矣解經之謬害及人心風俗可勝咎哉○或援此經下一條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又下一條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然此皆言禮之節制止於如是耳其曰女未成婦不遷不祔歸葬於女氏之黨禮也然非謂女可以別嫁也其曰夫死亦如之謂除喪有限制亦非謂除喪即可以別嫁也恭繹欽定義疏於壻齊衰而弔推原於其父命之義而於女斬衰一層斥爲鄭氏臆斷則夫死亦如之但以除喪之限制言之故曰說經者最忌演說爲之害也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板本皆作稱惟宋槧纂圖互注本作告名不言孝竊按陸氏釋文云之稱尺證反此尺證反是專釋注宗子之稱稱字故釋文題出之稱二字以見其爲釋注文也若果經文作稱字則陸氏何爲專釋注文乎據此則當依宋槧纂圖互注本經文作告無疑○今注疏板本以陸氏釋文散系於下而刪其原文之稱二字但云稱尺證反凡陸氏釋文多舉其相連屬之二字言之以便於讀者檢閱耳非若後人別於上下復見之字而始舉其相連屬之字也後一節釋注文云共其音恭即此例也觀者勿以今人連屬字例之於是陸氏所釋是何句之字不可辨矣可見前人原書後人有摘用者一字不可改動

耳。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鄭注言之未悉疏以爲孔子引之則非也徐氏師曾曰子游以下非孔子語記者記之以爲證竊按徐說是也蓋此篇雖以曾子問名篇而實出記者之手卽如中間無問辭無答辭自爲一節者皆記者所述也皆當以此通徹讀之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疏云知祔當爲備者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爲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按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疏云此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然愚竊謂記禮者各自爲篇非必盡出一手也況古禮之詳莫可盡考何從而處處針對之曾子問篇殤不祔祭無論其與小記之文是離是合總之此句斷非備字也若必謂當與少記義同不可作祔祖義解則從闕疑之例可矣偶闕此句不注未爲害耳如謂聲相近改作備字則實不敢從

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注言周公不許釋文從鄭說云周公曰豈絕句不可二字又自爲句以見此是不許之辭可謂不通矣焉有豈字可爲句之理陳氏集說黃氏日抄皆不從此說

禮記附記卷第二

文王世子

孔疏云第一節自文王之爲世子至文王之爲世子也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按此卽鄭氏目錄云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是也然此篇以文王立世子法原只在首段朝於王季至旬有二日乃間此是世子法之正文此下夢帝九齡一段成王幼一段則記禮者類次於此處耳夢齡一段儒者或疑之然須知此段不必作世子法之正文猶如韓詩外傳之類因文王武王事而類記於此固不必深考亦無煩正辨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此自是另起之文鄭氏注乃接上旬有二日乃間之文云間後容臥則泥滯不通矣

陳氏集說載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皆衍文鄭注則皆云題上事鄭說是也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後文更詳具之此段先約舉之而周公踐阼之系題卻於後段題出之此則當時記禮者自爲節目云爾教世子云亦題上事者雖其下亦言三王教世子之事然此亦當時記禮者偶於此系出節目云爾非必若後人文字定以某處劃斷爲節目也而疏必云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則又泥於後世文字劃斷以爲節目者矣

齡釋文云本或作聆此聆字乃陸氏所見本異不必泥也今板本載釋文云聆本或作齡又釋文板本傳

寫之譌耳。惠氏乃據以爲釋文作聆。遂疑齡字何以从齒。此惠氏嗜異之過也。且謂說文無齡字。是又豈得以說文所無之字而疑其不當从齒乎。又援漢碑借作軨。按漢魯峻碑作齡。是卽从齒矣。其脩華嶽碑、繁陽令楊君碑、皆作軨。斥彰長田君碑作零。則皆借用。何足泥乎。

胥鼓南。鄭注南、南夷之樂。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疏云。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按詩小雅毛傳。亦以南爲南夷之樂。鄭說同之。然此篇言教世子教士。何爲忽及於四夷之樂哉。陳氏祥道曰。南、所謂象箾南籥。非南夷之樂也。旄人所教夷樂。非大胥小胥之職也。程氏迴曰。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象箾南籥。杜預云。南籥當爲文樂。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乎。箾之舞象。籥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陳澔集說。承用鄭說云。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也。不知周禮旄人並無教國子之語。陳澔乃硬造周禮之文。俗塾相沿。何其謬也。至小雅毛傳之義。愚已於詩附記詳之。

大樂正授數。葉氏夢得謂俯仰升降進退之數。蓋數字所該者廣。鄭注專以篇數言。泥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下句云。凡大合樂。卽因此句必有合之合字也。合、謂合樂。無疑。鄭注與鄰國合。不可通。

謂之郊人。遠之。以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依注疏義。上句旣言疏遠之。下句又言榮之。揆之於理於事

於文義。皆所不合。陳氏集說、黃氏日抄、皆因循注疏之說。兼疏之榮之二義。非也。若依吳氏澄說。則是此謂之郊人者。尙未及若成均俊士選士之得取爵於上尊也。視注疏義爲長矣。

與器用幣。鄭注與、當爲釁字之誤。此未然也。與器與字與下文與秩節與字義同。黃氏日抄與器、古注改作釁器。近世謂新置器。恐亦整起而將用之之意。黃氏謂注改釁。則鄭之改字不允於人心久矣。豈得以其爲前儒而漫從之。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謹按。此節言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卽申此篇前段之意。前段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此猶言借臣下之身以喩導其君也。故曰于其身以善其君。謂於其身得善君之法也。于是語辭。孔疏已明白矣。而此處又必傅合鄭說。讀于爲迂者。何哉。以迂爲迴遠。以迂爲廣大。其謬等耳。惠氏九經古義。又援鄭氏論語云。子之于也。何晏本于作迂。蓋古字通。此更傅會可笑。○于、氣之舒也。後人乃借烏烏之於。以于爲於。經典多作于。不作於也。此句于其身于字是語辭。虛懸不著力。所以下句云。周公優爲之。方是實說以身善君之義。蓋此句于其身以善其君。是虛渾說。尙未實指撻伯禽之事。至下句周公優爲之。乃完足之也。如鄭說。先將于字著力作廣大義。豈惟本句于字文理弗通。幷上下虛實之義全不炤會。徒勞其改字而已。鄭氏改字之弊隨處皆是。而此其尤易見者。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此爲字卽上句爲人子、爲人父、爲人臣、爲人君之爲字。言當其位

則有其當盡之職。不可輕視爲世子壹若無所職事也者。此句將言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而先反言此句以起下義耳。非果當日成王有此意也。此特記禮者此段文勢不得不然。直到養世子不可不愼。皆此一義貫下。所以不厭反覆言之。乃鄭注云。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孔疏云。以實則不爲世子也。此句乃至易明曉之文。而注疏家之紆僻不通至於如此。

賵賻承含。鄭注。承讀爲贈。聲之誤也。陳氏祥道曰。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愚按。經字之近於可疑者。如其有義可通。則自以不改讀爲正也。若其義雖可通。而不及改讀之義更通者。則似應從鄭之所改矣。然而愚竊有說焉。可疑之字。闕疑何害。而必從鄭氏改乎。

始之養也。屬下適東序節。陳氏集說、黃氏日抄、皆連下爲文。是也。但鄭注。始、始立學也。之、往也。此則未然。此句乃提起。言養老之節次。從東序釋奠始其事耳。如以之訓往。則與下句適字相複矣。此下曰遂曰既者。言養老之節次先後如此。豈謂始立學乎。

既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言養老而慈幼在其中矣。所以末句言終之以仁。又兼老幼言之也。孔疏及陳氏祥道。皆兼言老幼。不必以鄭注偶略幼字。遂謂幼字衍文也。陳氏集說。載石梁王氏。於此經塗去幼字。其擅改更甚於鄭氏矣。

鄭氏注引孝經說。州里證於邑。漢韓勅碑。至於初學。莫不證思。正可相證。釋文。皇音冀。是也。其或作駿作驥者。皆非也。

公族朝于內朝節。五廟之孫節。皆覆釋前文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也。天子視學以下。亦是申言前學世子諸節義也。世子之記曰以下。亦是覆說篇首世子法也。此皆與儀禮諸篇末有記之義同也。

末段世子之記曰以下。是古世子禮篇後之記猶存此節。記禮者以著於此篇之末。正與篇首文王事可以相證爾。而鄭氏注乃云。色憂不滿容。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又云。不能飽。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不知此記初未嘗指定某時某人之事。大義相同。何所區別。而鄭氏顧有此迂謬之說。以致孔疏云。文王爲世子之法。不可以爲常行。故記此尋常世子之禮。又致後儒有欲移此節冠諸篇首者。皆非也。

禮運

運、謂運會氣運。而鄭注轉旋之義。自在其中也。未逮有志。志、謂心志。則非鄭注記志之謂。

陳氏澔謂篇首大同小康非夫子之言。黃氏震謂篇首近於老子。然此篇以禮運名篇。而此二節至次節乃言禮。則記者之意、初未常重視大同而輕視小康也。況此篇篇首先言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大道之行。即指前所謂大同一節也。三代之英。即指後所謂六君子由此其選一節也。英即選義。此何嘗重首節而輕次節乎。大同小康之語。勿泥焉可矣。○在埶者去衆以爲殃。即下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之義也。子游復問。如此乎禮之急。孔子亦以禮正答之。可見篇首二節是以次節爲正。而前節所謂大同。特引起之耳。非與老莊一流薄視禮制者可同論也。石梁王氏、謂孔子曰是記者爲之。又謂杞宋一段仿魯論爲之者。非也。○此經初非高視大同、薄視小康也。蓋此在篇首。有慨然遠溯之想焉。此篇所以名禮運也。所謂慨

然遠溯者。亦非必盡以制禮者皆宜復古始也。後文從其朔。從其初。特由後以追言之云耳。篇首蜡畢之歎。發端甚遠。自必先舉大道之行。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二層中有與字遞下。此中無限含蘊。語意深矣。未逮而有志。謂志在稽考也。解者乃謂不得位而但有志。則失其指矣。謀作兵起。正與謀閉二句相對。正以見此後之賴禮以維固之。所以子游復問言禮之急、急字正承此義。以見禮之不可斯須去也。須合全節讀之。其義乃明。

蕢桴。鄭注。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塊也。謂摶土爲桴也。孔疏云。蕢是草名。不可爲桴。故讀爲凷。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按土既可爲鼓。則蕢又何不可爲桴乎。彭氏廉夫曰。蕢與蒯同。以蒯杖爲桴而擊土鼓也。若鄭讀凷。則以摶土擊土鼓。更不若蒯杖之近似於桴矣。蕢之同蒯。雖彭氏說未必有據。要之卽以草器代桴。極言其儉陋。何不可者。而豈必改凷乎。說文蕢、草器也。○陳氏集說不載鄭注讀爲凷。直云蕢桴、摶土塊爲擊鼓之桴也。可謂叩槃捫籥以爲日者矣。

范金合土。陳氏集說云。范字當从竹。是也。但引顏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下又云。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義雖不差。然說文。范、法也。从竹。氾聲。竹簡書也。此說文注又謂竹簡書。可爲法式爾。非謂必以竹爲範也。後來傳寫說文板本。脫去氾聲二字。玉篇引說文云。从竹。簡書也。已非其舊矣。如陳氏集說引顏注語。竟似借以竹曰范爲範金者。則不若專引說文范法也足蔽其義。范之變竹从草。蓋自古隸也。

粢醍。鄭注。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孔疏云。粢讀爲齊者。爾雅云。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粢當爲齊。黃氏日抄辨之云。爲齊不止於粢。舉粢以該之。粢卽稷也。蓋黃氏不欲從鄭改也。愚謂如黃氏說。則仍蹈於孔疏所駁作酒不用稷之說。烏足以辨鄭改乎。按說文。粢、稻餅也。周禮酒正五齊條下孔疏曰。此五齊與罍人所造罍酒異者。五齊用秫稻麴糵。其罍酒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也。據此疏。則與此禮運疏用黍不用稷之說自相違矣。豈得必執鄭改爲齊乎。且周禮五齊鄭注云。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爲粢。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之。疏云。杜子春意粢穀爲醍酒。則其餘四酒。皆以粢穀爲之。故讀齊爲粢。鄭不從者。禮運唯有醍齊稱粢。於此五者。皆可稱齊。子春破五齊從一粢。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運注。粢當爲齊。破一粢從五齊。於義可也。此疏既云以粢穀爲之。則粢字原有本義可知矣。又言禮運唯有醍齊稱粢。則禮運之文是粢醍二字。又無疑矣。而何以必執鄭之改讀爲齊醍乎。粢醍仍讀疾資切爲正。

記禮之文。各出一時所記。江陵項氏、謂諸篇所記之禮。不可合爲一說而幷用之。此言可爲讀禮經之凡例也。如明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祀帝於郊。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篇曰。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按此二篇不知時代所記。祭統有衞孔悝之銘。則是春秋之後所記。明堂位、前賢以爲出於漢儒。而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合此證之。則明堂位、祭統之言、蓋不足據也。蔣氏君實曰。禮不王不禘郊。以祖配天。魯侯國。安得

有郊禘。周成王時。禮典未壞。安得以賜魯。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蔣氏此說。可見鄭注以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角。四卜郊不從之類。當周公其衰之義者。失經義矣。衞氏集說。雖刪去鄭注此數語。而仍載孔疏云。魯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云云。蓋衞氏之書。博採前儒之說、以備後學採擇。而究亦未能有所是正耳。

疏。按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竊按。此疏以禮運杞宋之郊。與祭法篇夏殷之郊。對證而言之。非也。禮運篇所謂杞之郊宋之郊者。蓋言杞宋猶存夏殷之郊制。非必黜鯀而改祀禹。黜冥而改祀契也。此經言禹言契者。卽下句天子之事守義也。言天子則自當言禹而不言鯀。言契而不言冥耳。此亦所謂言各有當也。疏謂更郊禹。更郊契。蓋時王所命。不知所謂時王者。何時之王也。然合此篇前後繹之。夫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則聖人於杞宋求夏殷禮制。蓋亦存什一於千百。此處言杞之郊宋之郊。初未嘗詳言其事。後人何從而知其時王所命乎。馬氏晞孟、又謂郊鯀與冥者。以其始言之。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言之。然杞宋郊禮。無他書可徵。凡若此者。蓋闕而勿質可矣。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鄭注。明、猶尊也。此注以尊訓明。於義未的。其下文云。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注。則、當爲明。義更紆曲。而又改經字。其謬無疑矣。陳氏集說。乃因此又改上句君者

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三明字皆讀爲則。其意總欲使上下同一字。此乃執後人文字必上下字句相配合者以妄改經文。陳氏之說固謬。而實鄭氏之改字有以致之。○吳氏澂曰。所明、謂人所視效。明人、謂視效人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按。變字義本明白。鄭氏改辯。非是。

陸氏釋文。播、於波左反。舒也。五行四時絕句。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此陸氏所據本作播於五行四時。又所見一本作播五行於四時耳。雖義皆同。而古本所當存。攷今注疏本摘載釋文。刪去於字。則古本之攷異不復存矣。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鄭注。竭、猶負戴也。釋文云。義作揭。負擔也。疏云。竭是擔竭之名。故爲負戴。此條鄭氏未改字。而陸氏釋文代爲改字矣。按說文。竭、負舉也。即鄭注負戴義。豈必作揭乎。然玉篇云。竭、敗也。盡力也。盡力即負舉義。敗即廣韻盡也義。此經迭相竭也。則當主廣韻盡也訓義。○或謂鄭注負戴義與說文合。此古訓也。廣韻盡也則後來訓義。豈若存鄭注古訓之爲正乎。愚謂竭字在古時有盡力負舉之義。亦有休盡之義。說文僅載其一義。而鄭氏遂主此以爲訓耳。然不得因此而謂竭訓休盡之義不出於古訓也。即如考工記。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此竭字正即禮運五行之動迭相竭也。竭字之明證。鄭氏於考工記注云。消鍊金錫精麤之候。此鄭注消字。即竭訓休盡義也。不然。必以負戴之訓爲古。則考工記竭字。亦豈可訓爲負戴乎。凡訓義有必宜從

古者。有古訓兩見而不宜執滯者。今之學者。或沿習宋元以後之文義。而不知古訓。固爲寡陋。而其必執古訓以駁宋儒者。亦當視其證據何處。而無泥於一成之見可矣。

陸氏釋文云。南事、律名。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此陸氏所據之注本作終於南事。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今注疏本載鄭注。作終於南呂。而其下載陸氏釋文。仍作南事。則注與釋不合。故校讐家改今注本從宋槧本作南事。然孔疏云。黃鍾爲第一宮。至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因備引漢京氏律以詳之。竊按此鄭注釋此經五聲六律十二管云。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則以十二管爲六十聲言之。非以京氏六十律言之。孔疏既言當以南呂爲是。則一本作終於南事者。引京氏六十律以詳之。作附攷焉可耳。近日校讐家。或執釋文必改從南事者。可無庸也。天地爲本之類。凡十句。前四句以在上。後六句以在下者。此文勢之偶變耳。亦因月以爲量句、視上數句止一月字。故記禮者隨其文勢。小變以字在下也。非有關於義理之區別也。疏謂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在上。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在下。鑿矣。至陸氏佃乃謂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爲徒。此說更鑿矣。

鄭注。量、分也。鬼神、謂山川也。此說於義固亦可通。其實量不止以分言。分、扶問反。陸氏釋文略之。鬼神不止以山川言也。又鄭注。藝、猶才也。藝、或爲倪。陸氏釋云。倪、視也。陸佃云。藝、極也。二說皆未允當。方氏慤曰。月以爲量。則與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馬氏晞孟曰。量者、言多寡之均。先王制禮。必協

於分藝。此二說雖於鄭說猶才也相近。而較之鄭注云人才各有所長。則義爲長矣。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注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疏。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按此說甚鄙淺。非經義也。觀下文云。魚鮪不淰。鳥不獝。獸不狘。人情不失。則豈僅得充庖廚之謂乎。黃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殄。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羹胾。上下咸以僭奢爲恥。是聖王治定無爲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爲畜。因飲食有由也。天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爲瑞應。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前儒不識由從於禮之義。而解由爲用。其義失矣。黃氏此說最精。當爲正解。且此諸句。如事行有考。人以爲奧。亦皆非以下句推言其效也。因飲食由禮而致。四靈爲畜。正可以見各下一句之非以效言。此不但可以破鄭注充庖廚義訓之鄙淺。亦兼可以正石梁王氏謂四靈衍說之非。皆因不解飲食有由一語致之。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此文自爲一節。不與上四靈爲畜相牽也。孔疏舉上龜知人情連屬此節言之。非也。然此皆因鄭注誤之。鄭注云。皆卜筮所造置。不知此節列祭祀以下。自言祭祀之典。豈與秉蓍龜合爲一事乎。瘞繒。注疏本自明白。而注又云。繒、或作贈。釋文云。本又作增。卽使附見考異。亦所不必。鄭注侑、四輔也。疏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爲善。故以侑爲輔。按此上文旣言前巫而後史。而此侑字若指四輔。則又言前疑後丞乎。且以輔弼疑丞列於筮瞽之下。亦若失次矣。周禮膳夫以樂侑食。鄭注侑、猶勸也。方氏曰。侑、謂侑食。此爲正解。不必指四輔耳。

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愚按此蓋誤解此經前後左右字也此經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非若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四輔之必以前與後對言左與右對言也蓋此所謂前後左右特約舉其概耳此言在前後在左右與上在廟在朝在學皆遞舉而約言之以見宮廷禁近處處皆有典禮之掌故王者得以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惟其前後左右字皆虛擬約舉之見各處皆有典禮之司所以王中心無爲句亦是渾言宅中正位也陳氏讀王中二字爲句則意以巫必在前史必在後卜筮瞽侑必一在王左一在王右是以必以王居其中此則泥於前後左右字而併泥讀中字矣此所以併載石梁王氏之說反以經文前後左右字爲可疑而不自知其失解也

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鄭注百貨金玉之屬此語非是此言百貨而於社禮見其可極者正謂以農桑爲重而凡百產之貨皆得因以豐植罔遂故言可極也鄭注以百貨爲金玉是啓後人黷於貨寶之漸不謂鄭氏失言至此解經者戒之哉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此下二節乃是禮運篇運字之義即鄭注轉旋之義而運會氣運之義無不該括矣

協於分藝鄭注言禮合於月之分此鄭氏炤顧前文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但謂猶人之才也此語尚偏而未賅耳觀此協於分藝句乃益見前文月以爲量量字藝字所賅廣博非一言一事所能質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此十五字陸氏釋文今注疏板本誤入注內當改正

義之修而禮之藏也。鄭注、藏、若其城郭然。疏、禮之府藏也。此以藏作實字。卽釋文徐才浪反之讀也。按此字自當讀如字。是活字。非實字。然鄭氏讀雖誤。而其訓猶可相通。至若下節。其居人也曰養。鄭改養爲義。則大謬矣。今合此節略言之。此篇蓋言禮之行於天人。蟠極上下。無弗該貫。無弗體備也。其於天也。則代之效職焉。其於人也。則用之盡利焉。其效職、則爲官於天也。其盡利、則致養於人也。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卽此官字義也。鄭注、官、猶法也。又樂記注、官、猶事也。言法、言事、雖皆可通。而猶未的。故曰、禮以養人爲本。卽此養字義也。此官字養字。正是此二節上下關合精神最著眼處。義極粹精而詞極比密者也。鄭氏乃曰、養、當爲義。字之誤也。鄭改字固非一處。然若此改養爲義。直謂之文理不通可矣。○孔疏既引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此則此經養字確證。無可疑者矣。而何以必引張融語。以申鄭氏改義字之說乎。則奚貴乎疏爲。此疏張融融字以下。板本多所闕字。恐讀者不見宋槧全疏之本。但見監板。汲古閣諸本。所載闕字之疏。疑似鄭氏改義字之說。或別有來歷證據者。此不可以不詳辨耳。

上文云。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所以下節復云。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下文詳言修禮、陳義、講學諸條也。此皆以義配禮而遞言之。非以禮卽是義也。孔疏乃以鄭注養當爲義條下。傅會引之云。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則併後文亦皆未之解矣。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鄭注、藝、猶才也。按鄭氏竟不知藝字之解矣。此經云義者藝之分。藝字合事、功、體、

用、無不賅貫。豈僅曰才乎。其在上文釋月以爲量節。以藝訓才之未確。猶其淺焉者矣。且如上節行之以貨力、此貨字既承行禮言。則吉、凶、賓、軍、嘉、何事無財貨之用。而鄭注曰。貨。贊幣、庭實也。如此作注。何賴注爲。

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疏以朝貢言之。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注以所利言之。皆偏滯一義矣。經言所賅者義廣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語義雖同。而文勢以一順一逆互爲之。不特文字之妙也。假若山者渚者並在句首。而弗敝也句便不見精力矣。注以敝爲勞敝。此固然已。而猶有未盡者。若僅指勞敝則弗使勞敝即是上二不使義。何必重言弗敝乎。蓋言聖王不使民生移易其所便安之處。而又必有以率作其勤業。不使習於便安頹惰。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也。於弗使遷易之中。兼寓不倦之義。乃於弗敝義足。乃於而字義足。乃於禮運篇言禮之義足。

禮器

鄭氏曰。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孔子謂子貢瑚連之器。是也。此於別錄屬制度。愚竊按。於別錄屬制度。則非僅使人成器之謂矣。鄭注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觀鄭氏自注。則前篇其居人也曰養。養字之義更爲深切。而鄭於前篇養字乃改作義。何哉。然鄭注此數言。若以移於前篇居人曰養句下。則是切當之文。今卻在禮器是故大備句下。是則不切矣。陳雲莊氏、亦有見於鄭氏使人成器之解於此篇未合。故陳氏集說圓融其義云。器有二義。一

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陳氏此二語。以下義爲正。此卽所謂於別錄屬制度者矣。上一句則徒欲周旋鄭義耳。不必從也。嚴陵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方綱竊按。此句微似可商。道謂之運。可也。器可謂之運乎。似當易之曰。器範而有制。僭附於此。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故維禮運而後有禮器焉。方氏此條。是此篇定說也。大戴禮記有盛德篇。自度量喪祭鄉飲昏禮刑罰。以及明堂禮度。六官五政。靡不具舉。是以小戴記此篇云。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正與大戴記盛德篇相表裏。禮釋回增美質。至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皆以表裏二義雙承說。竹簡有筠。言其增美於外。松柏有心。言其釋回於內。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正與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相銜而發明之。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大端、言其表裏相應。正是以本與文對言。非如鄭注以端訓本之謂也。

以龜爲寶。鄭注引易十朋之龜。孔疏前引損六五爻鄭注。引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至十曰火龜。此皆說龜所生處也。後引食貨志元龜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云云。此謂一貝有十朋。與十朋之龜義同也。按此二說自以食貨志大貝十朋之說爲定解。則前所謂鄭注引爾雅云云者。本不當引、詳見易附記。然易損卦六五條下鄭注本無此引爾雅之文。乃孔疏云馬鄭皆按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云云。實則爾雅一曰神龜云云。初無十朋字。不知孔氏何所據而必牽附於損爻鄭注之下。今又於禮器篇疏撫以爲鄭注云爾。既於此經義不相涉。而徒妄舉鄭說以雜廁之。孔疏之嗜博多歧有如此者。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鄭注引周禮。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此注初未嘗言七當作五也。孔疏云。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爲誤。按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鄭注。此因上說以少爲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孔疏節級相降以二。故知次路五就爲是。禮器次路七就爲誤也。惠氏九經古義云。當爲五。古五字如七。因誤爲之。按。古五字作X。故與七相近。此惠氏申鄭說也。嚴陵方氏則曰。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言次路七就者。蓋彼所謂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兩篇所言。亦互相備爾。此方氏雖異鄭說。而亦可通者也。竊謂鄭氏於禮器本文。初未指言其誤。而於郊特牲附及之。則非若他處以意改字者比也。惠氏之申鄭說。與方氏之通其說。皆當存以資攷耳。讀者於此經。且據方氏之義爲是。

父黨無容。高郵王念孫曰。哀五年左傳。何黨之乎。黨、所也。言父所不敢爲容也。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可證。大圭不琢。鄭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釋文。琢字又作琢。丈轉反。按釋文既據經本有作琢者。則鄭謂琢當爲篆。此當云琢。不當云篆也。周禮典瑞。琢圭璋璧琮。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說文云。圭璧上起兆琢也。从玉。篆省聲。豈必改從篆書之篆乎。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刻爲文也。王莽傳注亦云。琢是彫琢字。音篆也。郊特牲。大圭不琢。美其質也。鄭注同此。

不善嘉事。鄭注專以致夫人言之。於義偏矣。孔疏最善。周旋鄭義。而疏云。嘉事。冠昏也。則孔疏已有不深

慊於鄭義者矣。陳雲莊集說云。嘉事冠昏之禮。奠告有常儀。不爲善之而更設他祭。此數語卻可以補注疏所不及。

陳雲莊集說。其意蓋欲仿朱子之集注。雖集衆說。而實貫成一說耳。若衞正叔集說。則實是衆家之說集於一編。無雲莊之陋矣。然亦憾其雜陳而未有所斷制也。如燔柴於奧一條。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而衞正叔集說列方氏、應氏、胡氏三家之說。皆於鄭說有異者。蓋正叔集此書時。亦於鄭注爨字有所未安。顧方氏諸說則誠未能折服鄭義而斷之。且此燔柴以下。仍屬臧文仲節之事。亦未有經典可別證者。不若姑闕之爲得也。若鄭氏改爲爨。則未敢信。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又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鄭氏無注。孔疏云。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威儀三千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蓋孔疏以鄭義見於禮器篇。故仍本此爲說也。竊按經禮三百。必非周禮六官之職。鄭氏以三百六十官爲經禮。非也。朱子曰。禮儀三百。卽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之類。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陳雲莊集說。亦從朱子之說。又載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按此。則注疏迂滯。當以宋儒後定之說爲正矣。

此篇自首節。以內外二義並承。相發明之。至於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

內心者也。亦並承□之。則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此二義亦卽根上內外並承言之。無可疑□。但鄭注有所竭情盡愼句。根上少小下素。有美而文句。根上多大高文。則又牽滯矣。○此二句皆歸於誠若。則上節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確不可易。陳雲莊集說改云。一者、敬也。則不如鄭義之確。兩个誠若。鄭注若、順也。陳集說改云若、語辭。此則陳說爲是。但若字是就致敬美文體繪言之。非僅語辭而已。若字正不可輕忽耳。

有直而行也以下九句。經義各有所指。後人原不能條件系之。雖鄭氏熟於禮意。然注義以某條指某事。皆屬影附之辭。不若姑闕其所指。而領會大體。以俟學者觸類推證之爲得耳。至若孔疏必差排一事二事以至九事。項氏又目爲反對自生枝節。更可不必。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方氏言質文相變是也。鄭注以變白黑言素青。牽及秦趙高事。紆繆可笑。○疏云。記是周時。又云。記在胡亥之後。何其錯昏若是。○上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此語最精。此節、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鄭注亦云。一也者。俱趨誠也。則闊泛不切矣。三代之禮。雖質文沿革不同。而其用則同。所以謂民共由之。此專就沿革相因言之。非以誠言也。

祭之有尸、此禮本不可通行於後世。卽使其文有未詳者。無害也。詔侑武方。武字之解。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可矣。鄭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惠氏嘗博引舞無武之通用以證之。然姑以備考已爾。

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此與下節、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同是一義。徐

氏師曾、謂由始云者、指始於介、始於辭讓之類、不若鄭注爲當。
惡池。鄭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漚夷、幷州川。惠氏九經古義引之云。秦惠王詛楚文。告於不鬲。大神亞駞。亞駞卽惡池也。亞與惡通。惠氏此證極合。但惡通爲亞。則形相近而通也。豈得謂與呼聲近而誤耶。惠氏又謂配林。何休注公羊。引作蜚林。蜚聲近妃。妃、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按此云聲之誤也。亦效鄭注之文耳。其實古籍中若此相近而通者。參合資考可也。必言誤。則非也。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鄭注。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爲紹。按。擯詔自是二義。則相步亦當爲二義。疏無申釋。則相步之爲扶工。鄭氏無所據。可知也。恭讀欽定義疏。卽用樂記治亂以相。三步見方。以協歌舞終始之節。據樂經以釋禮。於義備矣。
溫之至也。注。爲溫藉重禮也。釋文。溫、紆運反。注同。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之自承藉。今定本作溫字。則當云溫潤相承藉也。按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亦云。溫、藉也。詳疏所引皇氏說。亦以縕藉爲義。云凡玉以物縕裹承藉。是借縕爲溫也。孔疏蓋不取皇氏之借縕爲溫。則其意亦不取蔿藉義以正詁溫字矣。故雖另擇承爲承藉。而必言定本作溫字。當云溫潤也。孔疏既以溫潤解溫字。則與釋文溫紆運反不相合。而注疏本既取陸釋紆運反之音。又載孔疏溫潤之義。是兩歧矣。衛正叔集說。於孔疏刪去當云溫潤。而專載所引皇氏縕裹承藉之義。則衛氏之意似以皇說爲是矣。又兼載嚴陵方氏、長樂陳氏、以和字釋溫字之說。是衛氏之書又兩歧矣。合此諸說繹之。孔疏既以溫字爲定本。

自當依水旁之溫字解之。玉篇、廣韻、兼言和也。善也。柔也。暖也。當訓溫和義。則於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義皆合矣。

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方氏曰。節者。卽物之自然而爲之制者也。此爲節字正解。鄭注節、猶驗也。疏謂內有識驗之明。旣於訓未安。亦於義未備。

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鄭注。大事、祭祀也。於義偏矣。爲高爲下。鄭注以祭天地言。亦非也。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鄭注。達、猶皆也。此解亦誤。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爲之節。爲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爲之限。爲高。若築臺觀。爲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旣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雷雨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亹亹也。

因名山升中於天。中字鄭注。中、猶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方氏慤曰。中與周官登中於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馬氏晞孟曰。升中心之誠於天也。此三說義亦兼可相通。而鄭氏告成功之義較爲近之。然中字義實不如此。此上句承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下合聖人南面而立之義。中者。言位乎天地之中也。卽中庸參天地贊化育之義。因山之所處高。故因名山之氣升此位

中之氣以達於天也。聖王參贊天地。成位乎其中。故云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言其應及於庶物也。鄭氏嗜爲緯學。鋪陳封禪之事。遂因以分主五帝。分配五庶徵。漢學侈汰之習。流弊至此。陳氏集說。中平也。更無謂。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鄭注。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釋文。犧、素河反。獻、本又作戲。同。素河反。疏。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故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爲犧。按周禮春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注。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犧、象、周尊也。又司尊彝此節內雞彝鳥彝。鄭氏注。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疏云。尚書。鳴鳥不聞。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疏又云。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赤翠青。爲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又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釋文。犧亦音素何反。疏云。以莎羽爲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莎。莎、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莎。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司尊彝鄭司農注。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詳此諸說。鄭康成既以鳥彝刻畫鳳皇之形。鄭司農又以象尊爲象鳳皇。孔疏謂後鄭不從犧尊飾以翡翠之說。蓋欲申鄭康成以犧尊畫鳳皇

義。鄭康成又以犧尊爲畫鳳皇。凡此犧尊象尊鳥彝皆言鳳皇。不知果此三器皆畫飾以鳳皇歟。抑三者內有一譌傳者歟。然據孔疏申鳥彝義。引尚書鳴鳥不聞。謂鳥是鳳皇。以實其解。則所謂犧讀爲莎。莎是婆娑。以見鳳羽婆娑之義。此出於鄭氏意造之解可知矣。阮諶三禮圖。謂畫以牛形。春秋定十年傳犧象。孔疏亦引阮諶圖及魏太和中。青州掘地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背上負尊之說。此則又以犧牛取爲尊名。至若慈湖楊氏、謂楚東以牛之大者爲沙。則後人偶因見聞傳會。益難爲據。近日段氏玉裁據說文犧字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知犧牲犧尊古作羲。不从牛。以駁尊形如牛之說。又王氏念孫據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中最爲華美。故言文飾之盛。獨舉犧尊。魯頌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也。毛傳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云飾以翡翠。後鄭云刻畫鳳皇。要皆彫文刻鏤之義。宋宣和博古圖爲牛形。又襲王肅之說耳。合此段氏王氏說。則所謂翡翠鳳皇象骨牛形諸說。皆非經有明證。存而勿質可矣。犧之讀沙。則必古有是讀。今亦無由詳證。第存以備考。而犧讀如字。無煩滋辨也。

內金示和也。卽郊特牲以和居參之也。金次之。見情也。卽仲尼燕居金作示情也。肆夏、鄭改陔夏。則長樂陳氏、新安王氏、已不從之。

鄭注。大旅、祭五帝也。然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此言大旅者。似未可指祭五帝也、

禮記附記卷第三

郊特牲

此經言郊祭天用騂犢之義。初未及於祀五帝也。卽鄭氏注。亦不比春官小宗伯言兆五帝之注也。而孔疏乃於首節必言以五配一爲六天。復引皇氏云天有六天者何哉。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此可以掃盡一切譏緯之說。

周氏諝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蓋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按周氏此說。與書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正合。蔡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其義審矣。詳見書附記。至此篇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鄭注。養牲必養二也。然其下文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則經意是言郊祭與稷祭用牛之差等耳。鄭注養牲必養二之言。已爲贅設。而孔疏顧乃引後文帝牛稷牛以證召誥牛二。則事義文義皆不協矣。朱子嘗言。周禮有圜丘方澤。某看來也還有方澤之祭。而陳雲莊集說。反駁蔡傳祭天地之說。又誤引朱子未定之論。取五峯只祭社無北郊之說。皆孔疏誤解此篇帝牛稷牛之說有以致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鄭注。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而夏禘。疏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謂夏殷禮也。愚竊按。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疏云。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之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愚按。此節言養陽養陰之義。黃氏日抄云。此明飲屬陽。作樂食屬陰。不作樂。此漢人記舊聞耳。不必泥以爲夏之制。黃氏所見。可以得其概矣。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祭統又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皆以禘與嘗對言也。橫渠張子曰。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固不必泥鄭注指夏殷之制。則又豈必改禘爲禴乎。至若陸氏佃必謂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專指周制言之。則又有意反鄭之說。亦未得其平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鄭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愚按。鄭說非也。此句承上鼎俎奇而籩豆偶。恐人疑以爲籩豆偶若似增多於鼎俎奇者。豈其貴多品乎。故謂籩豆之實止皆水土所生之品物。非有異物多品。故下句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不敢二字。兼貫下褻味多品言也。○此經下文云。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其下亦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按。此亦言薦神之品以

敬爲主。非以其味爲主。所以不敢用褻。不敢貴多耳。其下文又云。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再三言之。皆此一義。乃鄭氏又注云。言禮以異爲敬。則不知水物陸產何異之有乎。鄭氏蓋亦因誤會下節云非食味之道也。故其注前節云。云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試問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而人所常食者何物乎。可謂不通矣。

後節云。所以交於神明之義。前節云。所以交於旦明之義。鄭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按篆書神作禋。古篆則或作𥘅。又或作禮。皆從禋變轉出之。是以鄭云篆字之誤。旦卽神字。無可疑者。釋文旦、音神。不知此卽是神字。非音神也。此不得以鄭氏改字例之也。陸氏佃乃解作旦明之旦。黃氏日抄、曲從其說。是皆有意與鄭注相違。非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孔疏。孔子見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此疏義兼合上文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三句二層之義。而言孔子屢歎之也。嚴陵方氏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此方氏說專指卒爵而樂闋一句而言孔子屢歎之也。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古之君子以禮樂相示。此孔子所以屢歎之也。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此陳氏說則又兼該上下數句之節次而言孔子屢歎之也。孔疏言饗禮既亡。無

可憑據。僅約大射及燕禮之節以證之。則此經所謂易以敬者。其義尙未可深詳。鄭注。易。和悅也。然亦安知非因變易燕禮之賓及庭奏肆夏。而於賓及大門奏肆夏爲示敬乎。此則易訓和悅似未若訓變易之爲是。乃方望溪不詳此義。而徒以變易爲解。則未明析。則孔子屢歎之句。是專指後學奚從而質言之。蓋此三說皆可通也。然此經系屢歎於卒爵句下。自必有所確聞。實是當日於卒爵樂闋之頃而數數發歎也。此實七十子之徒所親傳者。非記禮者之虛語也。至若長樂劉氏云。孔子所以屢歎之者。周衰。不及其盛也。此因禮運與蜡事畢之歎而牽合之。則非其義。

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參居庭實之間。居字如此解。足矣。方氏云。鑄之爲鍾。則止而聚。止而聚。則和之所居此自生糾纏矣。○夏書泗濱。不言石而言磬。戴記旅幣。不言金而言鐘。皆以性目其材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黃氏曰。魯豈能殺強臣哉。殺者。降殺之義。此說黃氏日抄從之。愚按。此說非也。正因魯國後漸孱弱。不能制三桓。故舉大夫之強者。必曰由三桓始也。在鄭注以牙鴆慶父死當之。是固然已。然記禮者之意。則以三桓之僭著大夫之無君耳。若以殺訓降殺。則不可通。

繡黼丹朱中衣、鄭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疏。按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愚按。詩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鄭箋。繡、當爲綃。以綃黼爲領也。陸氏釋文云。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鄭改爲綃。孔疏云。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疏又云。郊特牲注及詩箋。皆破繡爲綃者。以繡黼不得同處。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衣。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褖。故爾雅。黼領謂之褖。褖爲領之別名也。按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按。此則鄭氏自用所破之字。徑改經文之明驗矣。昔李旪江嘗言。鄭康成於字誤處未嘗引正。豈知此素衣朱綃已被孔疏舉證之乎。此則鄭之說耳。按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褖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愚按。孔疏他處多傳會鄭義。惟因此詩毛傳不與鄭同。故不從鄭改綃也。然其謂義亦通者。則仍不免周旋鄭說耳。詩唐風毛傳。諸侯繡黼。此繡黼之確證一也。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褖。注云。繡刺黼文以褖領。此繡黼之確證二也。陸釋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此繡黼之確證三也。孔疏以繡爲刺。此繡黼之確證四也。若鄭改爲綃。僅據魯詩作綃。齊魯韓三家與毛詩異字。豈止一處。而必魯詩之是從乎。此則作繡爲正。作綃爲別。而何以云義亦通乎。陳雲莊引石梁王氏說。謂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爲綃。其意雖是。然未詳辨。唐風毛傳鄭箋之不同。則猶未析也。黃東發既不從改綃之讀。而又載鄭氏五色備曰繡之說。則惑矣。

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一條。此因三桓僭立桓公廟而及之。非關於禮經正文也。孔疏申之。引許愼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所謂左氏說者。出於漢儒師承。在杜注之前遠矣。而春秋襄十二年傳臨於周廟下疏。但泛援衛鄭。而不及許氏此條者。左傳疏之踈。不及郊特牲疏之密矣。魯之立文王廟。於他經固無明證。近日錫山顧氏、援論語太廟。詩閟宮。皆未明言文王廟。以駁左氏之妄。其說自通。然左氏於襄十二年傳。必詳言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諸文。以質當日所行臨於廟之禮者。豈其無是事而鑿撰之。借使杜氏之注不足據。而許氏所引左氏說。則又在杜氏前。奚得直斥左氏爲妄乎。必疑魯之立文王廟。則闕之可矣。

疏引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廟者。此因上引許愼五經異義。據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公廟也。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於國。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疏亦引莊二十八年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元康成名避寫。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元康成名避寫。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君之廟。疏云。若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故以爲同姓有先王廟。按此疏以爲鄭康成不從先鄭公卿自祭先祖而

王賜禽之說。故以爲同姓有先王之廟。此則以夏官所謂都家。合之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故郊特牲疏云鄭氏與許愼同者。同、謂公子爲大夫。得自立所出先公廟也。準禮繹經。並合引據。非復鄭氏之虛爲演說矣。但在此經言公廟設於私家非禮。則鄭注既以魯立文王廟補經所未及。孔疏又以都家立所出祖王廟補注所未及。揆之先鄭夏官之注。則都家立廟。於經本無明文。究屬講師之演說耳。

鄉人禳注。禳、或爲獻。或爲儺。釋文云。注時難、乃多反。下同。本又作儺。據此。則注謂時難本是難字也。其云或爲獻者。惠氏九經古義引鄭氏論語鄉人儺注云。魯讀儺爲獻。今从古。案此。則古文論語作鄉人儺。魯論語作鄉人獻。獻讀涉又讀義。義音我。聲近儺。愚按惠氏此條。據魯論作獻。是矣。不必又從而轉其讀以爲聲之近耳。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此所謂社祭五土之祇者。卽謂土神也。所謂句龍爲社是也。此經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孔疏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此語未明析。此經言神地之道者。正見其與方澤祭地不同也。既有方澤之壇以專祀地祇。而又必祀五土之神者。乃所以見地道之分職。其精靈於五土之神。故曰神地之道也。孔疏未然。皆言祀句龍之神之社也。孔疏詳載鄭學之徒與王肅難鄭相通釋諸條者。蓋孔祭酒作禮疏。每遇典禮。必鋪敍其詳。以見博洽耳。此經初無二義。有待於王鄭相難。及鄭學之徒相爲通釋者也。孔氏此疏。止云知爲羣姓立社者。祭法文。此一句是此經之正疏耳。其餘諸文。援及召誥用牲於郊。社於新邑。致後儒泥其說。謂古無北郊。皆講

家演說之爲害。學者所當分別觀之者也。詳見書附記。但鄭孔雖援祭法爲羣姓立社之義。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而此經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此云大社者。則兼合天子之大社、王社。諸侯之國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置社。皆該在其內言之。以對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而言耳。非與王社國社諸文異義也。薄社北牖。專以周時所立殷社言之。則上句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乃統論自古代興之朝。凡勝國之社。皆然云爾。亦不必謂自古凡勝國之社。皆止於屋之。而非北牖也。但據周時見在可稽之薄社則北牖耳。若必分別之。謂屋之不受天陽。自別指商以上之勝國。此固非也。若必如孔疏專以喪國社指周立殷社。則下句經文曷爲又明言薄社乎。所以說經惟當就經文繹之而已。

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氣也。注、墉謂之墉。此與下薄社北牖。自是二事。嚴陵方氏曰。主以陰氣。而位於北牖。主以日。而位於南郊。此以南郊北牖對言之。而以墉爲牖。誤也。且疏云。社主陰。陰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墻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據此疏義。則方氏一條。不惟謂墉爲牖。而且謂作位於北牖。不知社壇之位。實在南。不在北也。此必坊塾板本。因下文薄社北牖。致將上文於北墉下之墉字謂作牖字耳。近日儲在文夏后氏以松四句題文云。就陽位於南郊。答陰氣於北牖。即因方氏此說而誤用者。恐俗學相沿其謬。故表出之。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鄭注。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

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疏云。謂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爲焚萊祭社。故稱季春。周氏謂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則爲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禮。或行於仲月。或行於季月。不必同。按周氏此說。欲辨正鄭氏以記禮者記親誓社爲季春之誤。然周氏所說豳詩月令、與此、行於季月者。豳風七月之詩云。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注云。不用仲月。豳地晚寒。此不得以建丑之月證建辰之月也。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此田獵二字貫下之藥言之。非謂此月田獵也。安得謂豳詩月令行田獵於季春乎。此以辨正鄭注。適滋謬誤矣。竊按鄭注所謂火弊獻禽在仲春者。本於周官大司馬。確不可易。而民間季春出火。亦據司爟之文。皆不得謂鄭氏之非也。惟是據此司爟民間季春出火。而火弊獻禽自在仲春。以斥記禮者之誤。則愚有說焉。竊繹季春出火爲焚也句。季春出火。仍指司爟之季春出火。合行火之令與民之從令言之。非言季春親誓社也。其云爲焚也。則以司馬之仲春焚萊弊火獻禽言之。以記誓社之典禮也。然後簡其車賦以下數句。承上爲焚也。自言仲春誓社之事。而上句以季春出火爲之緣起。則是特爲提敍季春之出火。因以溯言仲春誓社之事耳。不特文字銜接之勢。不應泥上季春句義。且此節根上祭社言之。蓋上節具言報本反始之義。此節則言民事之季春出火。亦因焚萊誓社而制其令。則社事之關係於民生日用者。非特一端而已。故此節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又該備言之。合上下節讀之。其非以焚萊火弊屬季春尤無疑義。周氏不達此義。而妄引豳風月令。欲

以駁鄭注。則奚可哉。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爲豔。示之以禽。使歆豔之。惠氏九經古義。申鄭義云。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亦作豔。古字通。按惠說是也。鄭注此條。不言聲之誤。最有斟酌。此直是鹽與豔通。非聲誤也。近日有人撰一書。分疏鄭氏讀爲某、讀若某諸條。但鄭氏好破字。不應處處傅會之耳。此條鹽讀豔。則無可疑者。方望溪改讀爲驗。謬矣。

此篇以郊特牲名篇。而篇首於郊祭義尚未詳言。至此郊之祭也。至大報本反始也。乃正詳言郊祭之義。葉氏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日以至。正以別魯。則此經之義。豈果爲別於魯而言之乎。鄭氏所以必謂之魯禮者。蓋執明堂位魯君祀帝於郊之文。又執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故謂此經推魯禮以言周事。孔疏傅合鄭義。而云周魯雜亂。又言經文誤作周。皆是演測妄說。不可從也。然孔疏詳載聖證論王肅難鄭之說云。王肅所據。經傳分明。則孔疏之意。原未常深信鄭說也。其云郊丘大事。王鄭不同。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則孔意非專主鄭說也。其云、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蓋孔疏並列諸文。初無確見耳。此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數語。是疏綜括所引諸說之詞。而衛氏集說載入王氏曰下。是又衛氏之誤也。衛正叔集說。成書在朱子卒後二十餘年。即宋人解禮記之書。亦已援引數家矣。而如朱子斷定郊祀在冬至之說。卻俟陳雲莊集說乃定從之。則衛氏之書。繁稱衆

說。亦初無定見耳。朱竹垞乃云當以衛氏之書取士。則近日併有欲議更以鄭注取士者。孰知陳雲莊之書雖陋。乃轉有可取之處。要在讀者定識耳。豈必嗜博而侈陳哉。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陳氏澔曰。郊之用辛。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此二說。在陳氏。則以後人相沿用辛日爲典據。在徐氏。則以後人相沿用辛日爲非禮。然翫味經文、初無斥其非禮之意也。下節卜郊。陳氏以爲卜牲。方氏以爲卜上辛中辛下辛。方氏說亦與用冬至後辛日之說不合。而陳氏卜牲說雖可通。然此經詳陳郊祭之義。曰卜郊。曰卜之日。則明以卜郊言之。固非專指卜牲也。橫渠張子、又謂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此又曲爲推說。亦非經義也。春秋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疏。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竊按孔疏此條。以左傳孟獻子言郊在建寅月。而駁雜記孟獻子言建子月有事上帝之說。此孔疏之迂滯耳。蓋古籍不盡可攷矣。豈得以其一說而必廢其他說乎。郊祭之禮。在建子之月。自以冬至之日爲正。周官大司樂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之日者。冬至一

陽生。是以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用建寅者。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也。欽惟我國家定制。每歲冬十一月冬至之日。祀天於圜丘。每歲春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誠爲萬世不易之鉅典矣。則禮記郊之用辛。注疏謂取陽氣新用事之義。又謂取人君齋戒自新之義。胥該貫於建寅月祈穀之祭。則說禮而得其意。不必岐惑於諸家之辨析矣。至若專詁郊之用辛句義。則記禮者各有指歸。卽如春秋襄七年傳。啓蟄而郊。固不必主左傳以駁雜記之誣。而就此經周之始郊日以至。則經文固亦未嘗明言其後用冬至後之辛日是周是魯是正是非也。後之學者。又烏從而詳其顚末。質其同異乎。若據禮言之。則周之始郊。適以辛日冬至。而後此歷年之郊。自應仍用冬至之日。未有舍冬至之日不用。而必依用始郊所值之辛日者。假如周制冬至之祭。必依用始郊之辛日。則周官大司樂何以必言冬日至奏之乎。且家語孔子對定公云。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固專指建子月言也。而建子之月。不比建寅之月有立春爲限斷。可以上辛定之也。冬至固非必定在建子月之上旬。而冬至後之辛日未可概以上辛稱也。若謂周之正月亦可稱上辛。則假若冬至在建子月之下旬。而適不遇辛日。則將以建丑月之第一辛日爲上辛乎。所以若論禮之意禮之制。則自應冬至日郊天。而祈穀用辛日。爲萬世不易之典。若論郊特牲篇言郊用辛之文。則當日如何沿襲舉行。記禮者舉其端而未詳其委。後之學者。自不能合諸經所援禮文而一一質之也。鄭氏注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竊謂孔疏因此而備述王肅馬昭諸家申難之文。固自難以概泥。然此經之文若目爲魯禮。則推魯以言周。於義於文。又

未嘗不可通耳。讀鄭注者。勿泥其指而善取之可矣。

卜郊一節下衛氏集說引橫渠張子曰。獻命庫門之內。必是魯禮。他國無庫門。天子皋應路而已。又引秦溪楊氏曰。此章言王立於澤。王皮弁以聽王被衰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按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而橫渠此條。乃言天子無庫門。可乎。楊氏駁鄭注魯禮之說當矣。衞正叔集說。乃不擇是非。合此二條而駢載之。雖李資州易傳。亦間有此失。然資州之書。尙偶或有一二論斷處。朱竹垞乃亟稱衛氏之書無一語不出於前人。蓋竹垞亦未暇細讀此書耳。

王被衰以象天一節。鄭注以爲魯禮。又以爲魯用殷禮。此則長樂陳氏、三山林氏諸家之說。辨駁鄭氏之誤。詳且確矣。若衞氏之書。皆似此條。有後說以駁正之。則善矣。至若孔疏謂弗命而民嚴上、盛美之詞。未必實然。此條尙應刪去不載也。安得平心卓識者就衞氏書刪訂之乎。

八蜡之目。鄭注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陸氏釋文從之。其後諸家說各不同。若陸氏佃之說。無昆蟲。有百種。合農及郵表畷爲一。而分貓虎爲二。此必不可從者也。方氏慤之說。無昆蟲亦無百種。而分貓虎爲二。橫渠張子之說。無昆蟲。有百種。徐氏師曾曰。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非也。當據經文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節。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何哉。竊按鄭氏注以昆蟲居八。似是因經文祝辭昆蟲毋作句義云爾。所以諸家疑之。謂昆蟲不當在蜡祭內也。然依經文。則農及郵表畷下。又有禽獸。禽獸卽下貓虎之

屬也。若鄭氏必牽及下文祝辭之昆蟲以足其數。則鄭氏何獨不舉上文禽獸二字以足其數乎。禽獸昆蟲。亦皆類也。若依孔疏。禽獸可以總下貓虎。則禽獸亦可以該下昆蟲矣。後儒尙欲分貓虎爲二。則昆蟲獨不可與貓虎分爲二乎。蜡之祭也一節。文有虛實詳略之次。非必一一陳其目也。若謂昆蟲不當祭。則既有先嗇司嗇之祭。又何爲別出百種之祭乎。經云祭百種。以報嗇也。此所云嗇。非卽先嗇司嗇之嗇乎。而百種又爲一祭乎。迎貓虎者。迎其神也。則祭昆蟲亦祭其神。非祭昆蟲也。所以經文仁之至。義之盡。總括於禽獸之下。則不特該貫貓虎。而亦該貫昆蟲矣。自仍以鄭氏注爲定說。

周氏謂曰。歲十二月。卽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爲息民之祭。若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爲息民之祭乎。此可正鄭注建亥之說矣。周禮秋官蜡氏鄭注。蠅蟲所蜡也。說文。蜡、蠅胆也。胆、蠅乳肉中也。據此字从虫。則昆蟲系於八神。鄭說有由也。伊耆氏秋官之職。鄭注云。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而孔疏以神農氏當之。又或云卽帝堯。雲莊集說。直云伊耆氏、堯也。然鄭氏於秋官注云。伊耆、古王者號。於明堂位注云。古天子有天下之號。於郊特牲注云。古天子號。鄭在孔前。已無質言某代帝號之實證。則奚可據後儒所目以定之乎。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孔疏與之鹿女。明以此爲戒。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竊按疏意以後說爲主。蓋以事理度之。必無使者載鹿與女以歸之理也。故謂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也。然戒諸侯好田好女。則明戒以好田好女而已。何待致此鹿

此女以示使者乎。是以解此經者。引周禮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謂非眞以鹿示之也。作羅以示之。羅者所以獲鹿。故以羅戒其好田。亦非眞以女示之也。作襦以示之。襦者所以衣女。故以襦戒其好女。方氏慤、周氏諝、薛氏季宣、鄭氏鍔、黃氏震、皆同此說。方氏苞又謂鹿則與羅并致。女則但以襦致。此則臆說耳。然夏官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袧之繻。康成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疏云。後鄭增成先鄭之說。言蜡者。自取當蜡之月。得用細密之網羅取禽獸也。竊按。周官之文。有舉其時言之者。有舉其事言之者。如云正月。云歲終之類。則舉其時言之。如下文言中春羅春鳥是也。如云祭祀則供某職。喪則供某職。射則供某職。皆舉其事言之。此羅氏條下云。蜡則作羅襦。是舉其事。非舉其時明矣。是指蜡之祭。非指蜡之月明矣。又況蜡之月。是建丑之月。乃可以息田夫息老物也。豈如鄭氏所云建亥之月者乎。蜡既非建亥之月。羅氏條所言蜡。又非言蜡之月。而謂作細密之羅可乎。且鄭司農於夏官羅氏云。襦讀爲繻有衣袧之繻。又於考工記弓人云。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夏官注則引易作繻袧。考工注則引易作襦作絮。釋文引鄭康成王肅作繻。說文。繻、綵采色。襦、短衣也。無細密之羅之訓。不知先鄭細密之羅義何所本也。且繹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之文。若果襦是細密之羅。不應於羅下言之也。且鄭司農之注。言大祭。言索饗。非以畋獵言也。此其言細密之羅。是果如後鄭所申義否。又未可知也。在郊特牲。言致鹿與女。無羅襦之文。而方氏周氏諸家。以羅爲致鹿。以襦爲致女。雖與夏官蜡作之義若

可相比然。當時如何致鹿與女之實徵。究無典籍可憑。學者得其大意而闕其所不知。可矣。惟陳氏澔所謂舊說。用所俘亡國之女。則無稽之談。勿信可耳。

天子大蜡節之後。至樹瓜華。重舉天子。自是別起一事言之。注謂羅氏又詔以此者。非也。然云不斂藏之種。則緣此節言蜡言息民收功諸條而言之。若以爲羅氏所詔。則非也。若以爲戒諸侯。則是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按鄭注以移爲羨。或當有所師承。然所引周頌云此其羨之與。亦不甚明豁。正恐未必是孔疏歆羨義也。豈惟經有當闕疑者。即注義亦未應漫然承之。○衛氏集說所引長樂劉氏曰。以移民也者。民底厥勤。以至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易其不勤以爲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又引大司徒之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劉氏此說。甚有意義。然與鄭注羨義不合。愚意鄭注羨義。必非臆說耳。至若陳氏澔、謂移者寬縱之義。則誤會鄭說而失之者矣。

恆豆之菹一節。注。謂諸侯也。疏云。鄭知此謂諸侯者。以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注引周禮天子朝事之豆。饋食之豆。與此經異。以明之。雲莊陳氏、亦本此爲說。恭讀欽定禮記義疏曰。諸侯水產陸產之詳。本無可考。據公食大夫禮。六豆。曰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此諸侯禮也。其豆取天子朝事之豆。而不必拘於水草之說。則注疏不足信矣。又據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則菹亦稱醢矣。而尙拘拘於爲水爲陸邪。凡禮經各有授受。抑且傳聞異辭。其異同之處。只應闕疑。未

便武斷。謹按。此條可爲讀禮經之總發凡矣。願考訂諸禮經傳者。皆書一通於卷端。時三復焉。

黃氏鬱氣之上尊也。鄭注周所造。於諸侯爲上。按。此注亦因上恆豆節既指諸侯之禮。故此句上尊亦必以諸侯言之。以炤顧前節之說。其實非也。孔疏云。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孔疏於鄭注每多承合而申言之。而此條則先言列在諸尊之上。其義乃明。其後文乃又申鄭義。此疏家之體。依注以備其說。且隔段爲文。使讀者自知前條爲正耳。乃衞氏總連入孔氏曰。則學者於上義將何適從矣。衞氏之書。牽滯有若此者。

此篇於別錄屬祭祀。而中間附入冠義昏義二段。雲莊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昏一段當附昏義。豈知後篇之冠義昏義自各記爲篇。不當以此附彼也。且禮記之冠義昏義。本是因儀禮之冠禮昏禮而記之者。此篇冠義一段。正與儀禮冠禮之記相同。豈得云儀禮冠禮之記轉附於禮記冠義乎。石梁之說。直似目未覩儀禮者耳。然而鄭氏注此篇冠義之語。亦與其注儀禮之語詳略迥殊。則又豈康成不炤顧儀禮乎。蓋二戴類述禮家舊文。每有彙錯事文。不得以後人文字連綴次第泥之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一節。在冠後昏前。自是概論制禮之義。雲莊云。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亦尚可通。而孔疏云是因上起下之文。不意孔仲達在唐初。竟有似於今日秀才作時文矣。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按。此言不復用。卽經言敝之之義。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尊時制也。徐氏此說。甚

明白矣。然所以言敝之者。是申言所以不煩加綏以致飾耳。此經詳言其綏未聞。則用古與改制二義兼之。玉藻於此處不言其綏未聞。則專明改制之義。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孔疏本明。蓋上句言惟信可以事人。信字連事人爲句。下句言信爲婦德。信字略讀。但不必泥鄭注作立身解耳。雲莊集說。解二信字皆誤。故其讀下句。信字連婦德爲句。亦非。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上言親之。即親御授綏之事也。下言親之。即敬而親之之義也。注言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於義支贅矣。注又言齊或爲醮。夫或爲傅。此即鄭氏破字之類耳。

有虞氏之祭也。尙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鄭注、爓或爲膟。此句孔無疏。祭義注云。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膟熟也。玉篇。膟、生熟半也。禮記云。腥也。雲莊集說。以血腥爓祭爲句。與下節血祭句。腥肆爓脅祭句。並可相證。

燔薌合羶薌。鄭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孔疏因之。然陸氏釋文云。羶、當失然反。嚴陵方氏曰。羶者。天產之臭。染薌以脢脅。故言羶。合薌以黍稷。故言薌。是羶薌二字。以脢脅與黍稷並言。非如鄭說也。

有虞氏之祭尙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尙者。其精享之意全託於此。非僅言先薦之而已。馬氏晞孟曰。易。觀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尙臭之意。是也。故總結一語曰。凡祭愼諸此。雲莊陳氏集說。以此句作上文之結句。是也。此下又發明求諸陰陽之義。雖亦舉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而與上文尙聲尙臭一節各爲指歸矣。

尸、陳也。鄭注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嚴陵方氏曰。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按爾雅釋詁。尸、陳也。注引郊特牲此句證之。春秋宣十二年傳杜注亦曰。尸、陳也。白虎通亦云。尸之言陳也。此經祊之爲言倞也。所之爲言敬也。以下釋義。蓋皆古志所承。非記禮者所自爲也。且所富之文不顯於此篇。益信其爲禮經之記矣。鄭氏漫以意斥之。失其指矣。

明水涗齊。貴新也。鄭注既詳釋涗字之義。又云涗齊、或爲汎齊。陸氏釋文云。汎、本又作泛。同。然下句云。凡涗、新之也。則作汎者其誤明矣。此注當云。涗作汎。誤也。

腥肆燔爓祭。注。治肉曰肆。釋文。肆、敕歷反。疏。肆、剔也。謂薦解剔也。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謂之腥。體而陳之謂之肆。按周禮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注。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康成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蹏。釋文。肆、託歷反。司農音四。疏。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于俎上也。後鄭之意。以肆爲撻音讀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蹏。按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蹏。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鬄。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鬄也。愚按。鄭注治肉曰肆。未嘗云音剔也。孔疏。肆、剔也。此是以剔義詁肆字。亦未嘗言音剔也。惟地官疏云。後鄭之意。以肆爲撻音讀之。此所以陸氏釋文分別先鄭音四。後鄭音託歷反也。然郊特牲腥肆燔爓。各以其生熟解沈言之。則後鄭之義當矣。若嚴陵方氏。仍主先鄭之義。則腥燔爓三者。獨非陳薦於俎乎。而黃氏日抄專以陳爲肆。是則後來講家但知就後人文義以訓之。不特失康成之指。

抑且不知司農之言陳骨體者、亦非專以肆訓陳耳。

汁獻涗於醆酒。鄭注、獻、當爲莎。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此亦猶獻尊獻讀素何反。謂爲齊人之聲誤耳。彼則以爲鳳羽婆娑之義。此又以爲摩莎之義。皆所謂轉而相之者也。嚴陵方氏曰。獻、言其事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方氏此說。獻如字。勝鄭注遠矣。

有由辟焉。鄭注、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戾也。嚴陵方氏曰。辟以去之。若辟去不祥之類。依方氏此說。則辟字無煩改讀弭矣。黃東發云。當如辟邪辟惡之辟。

內則

朱子雖亦取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之說。然朱子謂此冢宰實天子之冢宰。則注據諸侯之義可勿泥矣。孔疏謂注意疑而不定。故稱或兼職焉。孔疏雖申鄭注。然已不欲深執其說耳。

柔色以溫之。注、溫、藉也。釋文、溫、本又作薀。又作慍。同。於運反。按。惠氏謂古蘊藉字皆作溫。卽釋文溫本又作薀之義也。然惠氏駁匡謬正俗不當改讀爲蘊之說。則禮器孔疏云。今定本作溫字。當云溫潤。可省一切繁引矣。匡謬正俗之說。卽禮器孔疏義也。已見禮器條下。

免薨。免、音問。注、免、新生者。疏不詳言其義。詩小雅。薇亦柔止箋云。柔、謂肥腯之時。釋文、腯、音問。卽此免字也。玉篇、腯、音問。新生草也。廣韻又作莵。

不友無禮於介婦。注義甚明。朱子疑之。而謂友當作敢。項氏又謂此句當連上下文讀。衞氏集說、黃氏日抄、皆並採之。殊無定見也。陳雲莊乃專取石梁王氏之說以斷制之。亦非。

子弟猶歸器節注云。猶、若也。此訓猶爲若。於文義未安。且無所證據。陸氏佃改爲子弟猶歸四字絕句。更未安矣。黃氏日抄並取陸說。亦不善擇者也。近日方氏析疑。於此節解歸字泛作人饋。又未析言猶字之義。然其言同居未嘗異財。以申上文大宗小宗之義。此則略得大義耳。

庶羞二十豆。鄭氏據公食大夫禮。臐牛炙間不得有醢。以醢爲衍字。陳雲莊遂云醢字當刪。羞糗餌粉酏。鄭云。酏、當爲餈。雲莊云。酏、當爲餈。則因鄭而小變其說耳。鄭注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然鄭又云。公食大夫禮以鶉爲鴽。凫亦未嘗言其必改從鴽也。

蝸醢以下二十六物。鄭注。似皆人君燕所食。牛脩以下三十一物。鄭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孔疏。按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又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按。禮經名數。言各有當。非可執一以例之。內則一篇。備詳日用飲食之節。飯羞膳飲諸細目。初未嘗一一指其爵等言之。至若下文別言大夫士庶人者。又其別起事目之文。豈可因彼文以執此上皆人君燕食所用。燕食所加乎。又注言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而疏因執此以爲作記者但錄諸侯之事。更多其枝節矣。在鄭注用公食大夫禮以校核庶羞二十豆。則可。而必實以人君燕食之目。則無所證據耳。

豕望視而交睫、腥。鄭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周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脤。羊泠毛則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嘻色而沙鳴、狸。豕盲眡而交睫、腥。鄭注亦云。交睫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疏云。此經腥有二字。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睫腥之腥。故連取交睫以解云。按內饔文下所謂交睫腥。與犬赤股而躁臊句同義。則上所謂辨腥臊羶香者。正該下數事言之。何得謂破下腥字而非破上腥字乎。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此上別有胜字云、犬膏臭也。臊字云、豕膏臭也。廣韻則云。腥、豕臭肉。胜、犬膏臭。乃以腥爲肉臭之訓。是腥臊皆爲肉臭之義。非說文小息肉之一訓所能概矣。內則此文。與周官內饔正同。惟其上無腥臊總括之文。故疏家亦不能舉鄭氏破字之由。而其實卽使解腥爲小息肉。亦本有說文之訓可據。不當破改爲星。又申之云聲誤也。而況此經有周官內饔可證。幷亦不當援說文乎。準是言之。則鄭氏破字之無所證據者。皆此類矣。可盡信乎。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合下或曰麋鹿魚爲菹云云。通爲一節、其稱或曰者。上言爲膾爲軒。下言爲菹爲軒之類。名義錯出。故稱或曰以分疏之。此作記者不欲以肉腥之爲膾爲軒概盡之也。孔疏乃謂作記之時無其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殊失其解。

天子之閣左達五節。疏言天子庖廚遠。諸侯庖廚近者。蓋以庖廚遠則取食物稍遲。故多置庋食之閣。庖廚近則取食物便易。故少置庋食之閣。方氏苞謂疏以閣爲庖廚。此誤讀疏語耳。

三王有乞言。鄭注有、讀爲又。方氏、黃氏、則讀如字。義較又字爲長。

飯膳醢飲諸食物之類。記於子弟之儀後。涪熬涪母之類。復記於養老之制後。皆作記者錯舉而類記之。

孔疏於涪熬涪母節云。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此專承養老。於義偏矣。

八珍之目。不特內則本文無之。卽周官膳夫。珍用八物。亦未具言八物爲某物也。鄭於膳夫注云。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至其於周易鼎九四注。則又云。糁謂之餗。是八珍之食。賈公彥醢人疏云。膳夫注八珍取肝膋不取糁。易注糁又入八珍中。故注不同。而呂氏希哲則順此經文。謂淳熬一。淳母二。炮三。擣珍四。漬五。熬六。糁七。肝膋八。要之八珍經無明文。則卽從呂說無害耳。孔疏乃因鄭氏此注取肝膋不取糁。而謂記文不次。又不若賈疏之兩存而不斷矣。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此見妻平時不居側室也。側室、妾所常居耳。疏乃云。妻居側室。妾亦當然。又引春秋傳。側室是妾之子。則其義牽混矣。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下節又云。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此二節前後文相承言之。則接子者。是生子之後。行此禮以著其子之生也。重之。故言接也。其云宰掌具。則大牢少牢居其禮之大者。特別而言之。其設禮之具。尙有他物。則略而不言。該於掌具內耳。凡接子句下。必云擇日。則可見隆重其事。愼重其儀。所謂接子者。是重此子之始生。無疑義也。嚴陵方氏讀接如字。是矣。而謂接見其子。接見字義猶未備也。至若鄭氏注。不知何以不炤顧下節凡接子句。而謂接以大牢。接讀爲捷。謂以大牢食其母。使補虛強氣。惠氏詳攷此字。更加傳

會。如此改字。於事義既不合。於文義又上下不符。此誠不通之極者矣。然嚴陵方氏、於詩負之。亦不取鄭說。謂此詩是誦詩之詩。則又非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尸親嘏主人。主人復位。詩懷之。鄭注亦云。詩、猶承也。豈可亦作誦詩解乎。方氏苞改爲持。更不可從。卜士負之。故曰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鄭氏好改字而不達文義。類如此。

擇於諸母與可者。鄭注可者、傅御之屬也。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王伯申據列女傳。魏節乳母曰。禮爲孺子室於宮中。擇諸母及阿者。此卽史記范雎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阿卽可字。疏家已皆不能詳矣。

旬而見。未食而見。已食而見。此節次之詳。古禮不可深原矣。然旬必是旬時之旬。鄭改均。非也。

衣不帛襦袴。自以幼年戒奢之義爲正。鄭於生子之母。則言補虛强氣。又於不帛言其太溫傷氣。玉藻。童子不裘不帛。鄭注亦云。溫傷壯氣。鄭說每似醫家者何哉。請肄簡諒。鄭謂簡是所書篇數。雖亦可通。然篇數之簡與信實之諒相連爲文。可乎。況書計書已見前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此二方字不同。而鄭注皆云方、猶常也。方物、朱子云方、猶比也。此卽論語子貢方人。孔安國訓曰。比方人也。朱子云猶比。猶字尙可毋庸贅耳。若博學無方。與檀弓就養無方。鄭注方、猶常也。此雖可通。然方卽方向之方。言其無所定執也。孫友視志。注云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疏謂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尙。此解渾而未析。按上節二十博學不

教已非幼學矣則三十博學無方豈有至此時始視其立志乎嚴陵方氏曰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然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遜友而視其志也至此必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故也愚謂方氏之說非也孫友視志在本節卽須合博學無方觀之在上下節則宜合內而不出觀之蓋學至此時始見其成就條理故在所學則非一隅之定方可執在所取益之友則惟其志之所就是視如其志於文章者則孫於文學之友如其志於經濟者則孫於政事之友雖志之所向肇基於幼學之初而志之所成就則表著於取友之益此所謂視志也此孫友無賢否二層也